

### 第三節 交遊記趣 詩歌反映的交遊情況

#### 一、道士僧人的交遊 自性空寂的觀照

滄浪結交道士僧人而與道士僧人交遊，除了受到前述的宋朝禪宗流行衍佈的影響之外，南宋道家思想深入朝廷與民間各階層，也影響了嚴滄浪。陳致平《中國通史》云：「宋代社會裡一般人的信仰，比較重要的是道教和佛教。」<sup>11</sup>宋太宗、宋真宗都是信仰道教的皇帝，太宗太平興國間，命李昉所編修的《太平廣記》充滿了道家的故事、信仰、符瑞，極端崇拜道教。《宋史》記載：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戊申（西元 1008 年），王欽若假造天書；天禧元年丁巳（西元 1017 年）建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並於承天門群臣入賀，改元大赦；天禧二年戊午（西元 1018 年），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更親往亳州謁老子廟，尊老子為「太上老君」。賜江西信州龍虎山道士張正隨，道號「真靜先生」，為建授籙院上清觀，蠲其租稅。其後道士張乾耀，賜贈「澄素先生」；張繼元賜號「虛靖先生」；王老志賜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賜號「通妙先生」；林靈素賜號「通真達靈先生」。這些道教先生都受到國家崇厚的優待禮遇。

宋朝信奉道教的君王，莫過於宋徽宗，甚至自稱教主道君皇帝。政和七年丁酉（西元 1117 年），大會道士三千人於上清寶籙宮，徽宗親臨聽林靈素講道經。那時道士都有俸祿，每一宮觀賜田不下數百千頃，都中道士美衣玉食者，有二萬多人。在國君大力提倡之下，道教極為興盛，民間對於道教的信仰，在有宋一代，極為流行。知識份子與僧侶道士交相往來，是非常普遍的社會風氣。

嚴滄浪在佛道盛行的時代中成長，自然受到薰染，他在漫遊江淮、吳楚一帶除外的閑居生活，除了悠遊山林、讀書、品茗、彈琴、吟詠以外；有時獨坐參禪修仙，有時訪求僧人道士問禪煉道，也是生活情趣思想的一部分。滄浪所交往的朋友，除了官家吏胥、江湖詩人以外，也有僧人以及道士。至於其此類詩作，雖多處引用道家與佛家術語，但其思想表現，已儒、道、佛三家互相涵聚、融攝，不易釐清了。

訪益上人蘭若  
獨尋青蓮宇，行過白沙灘。  
一徑入松雪，數峰生暮寒。  
山僧喜客至，林閣借人看。

<sup>11</sup> 陳致平《中國通史》第七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民 66.5，頁 393。

吟罷拂衣去，鐘聲雲外殘。<sup>12</sup>

滄浪這首五言八句詩，充滿了視覺、聽覺及複合意象的美感。「青蓮」的絕俗，「白沙」的不染，「松雪」的孤高冰潔，俱與高峰上出塵脫俗的「上人」境界互相呼應。修道出塵的「山僧」，可以隨緣「喜客」；度藏經典的「閣」樓，可以借有緣者參看。山僧歡喜，訪客自在地參觀林閣，客人訪畢瀟脫地拂衣而去，不沾不滯，不攀緣不執著，歸途中，只聽見雲外天際依稀傳來的寺院鐘聲，超逸悠遠之情，如寺院鐘聲之迴盪。「鐘聲雲外殘」以景作結，餘韻無窮。滄浪此詩營造的意境悠遠，生命的境界高曠，呈現的意識清明，頗有孟浩然禪詩的況味。其精神有如萬里無雲、明月高照的晴秋夜空，清涼而澄澈，沒有一絲雲翳的掛礙，也沒有一粒塵埃的沾惹。

尋 山人所居

幽人以道隱，結室岩之東。  
余亦避世客，逢君於此中。  
鳥因留食至，泉為煉丹紅。  
向晚下山去，月高秋色空。<sup>13</sup>

滄浪以「避世客」自稱，尋訪幽居山中岩室的道士，在只有禽鳥飛來討食的深山野地，巧遇學道煉丹的道士，可以設想的不免一番清談，不覺天色已晚，下山時，晴朗的秋空，明月高懸，照著山徑歸路。鍛字煉句的功夫，不著痕跡，「幽人」、「避世」、「鳥」、「泉」，以及朗月、秋空，自然景色人物佈置的空寂詩境，渾然天成，彷彿自從開天闢地以來，空寂自在就是亙古存在的永恆。「月高秋色空」一句，高曠悠遠的景緻充滿言外之意。

滄浪有一首詩描述出遊時，做了還鄉之夢，夢裡乘坐著存在於神話傳說中的動物還鄉，把夢裡的山中景物作了臆測想像的描繪。以景作結，具有朦朧含蓄的美學效果。

寄山中同志

我有三足麋，放之在碧山。  
別來幾千日，昨夢忽乘還。  
松色入天盡，岩花落地閑。  
憑君一問訊，沿月上潺湲。<sup>14</sup>

<sup>12</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30）。

<sup>13</sup> 同上，（36）。

<sup>14</sup> 同上，（45）。

這裡的「山中同志」顯然是滄浪的出家朋友。在夢中與出家的朋友以雙掌合什的「問訊」打招呼，思念之情盡在不言之中。

詩以夢中神秘不合常情的情境開展，一開頭的「三足麕」即是人世所無的動物。麕，形略似麝，毛黃黑色，皮極細軟，口有長牙，腳細而有力，善跳躍，牡體有角，頗短。晉干寶撰《搜神記》有「三足駒」，《後漢書 注》有「三足鳥」，《史記 司馬相如傳》云：「有三足鳥為之使」。三足鳥本來是古代傳說神鳥之名。《春秋》載：「日中之三足鳥」。《史記 正義》說：「三足鳥，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綜而言，是單純的心象，概念化成為神話傳說崇高、祥瑞的象徵。又《山海經·中山經》：「大磬之山，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三足龜。」<sup>15</sup>三足龜乃象徵特殊、稀有之物。滄浪馳騁其豐富的想像，以麕麕麕鹿為隱居山林，不涉足人間俗世的象徵，以三足象徵崇高、特殊稀有之瑞獸，而創造「三足麕」，用以隱喻他隱居在樹林繁茂的「碧山」，與麕鹿為友。

李白描述夢幻神奇之旅的詩篇 夢遊天姥吟留別（一作 別東魯諸公）詩云：「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山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於夢中乘坐神仙隱士所騎的「白鹿」，訪尋名山，此乃依托神仙世界虛無縹緲的夢幻，撫慰在現實世界中失意的心靈。滄浪於夢中所乘騎的「三足麕」，則是藉神奇尖新的想像，寄寓歸鄉之思。

山居生活教人魂牽夢繫，山中景色來到夢裡，夢裡不知身在他鄉異地，夢醒時分，寄詩山中好友，在夢中曾趁著月色，逆溯著潺湲清溪，在月下尋幽訪勝，拜訪故友。夢中景物奇特，夢境歷歷如繪，有身入其境的真實感。

嚴滄浪的 寄山中同志 充溢著禪趣、禪意，渾然天成，看不出錘煉的痕跡，「碧山」一句靈感亦來自李白，「我有」的造句法亦承自李白強烈的自我意識所流露的「余」、「吾」、「我」句。

山中問答詩：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奪其胎、換其骨，並注入神話幻想，乃領悟李白志意，得李白詩境精神，並更翻新奇的詩作。滄浪以黃黑色的動物，翠碧的山林，青色高聳入天的松樹、絢麗繽紛的岩花，幻化成非人間現實的彩色之夢；以清澈溪流涓涓潺湲的泠泠清音，洋溢成如幻象似真實的幻聽之夢。依稀彷彿，如此真實，卻又如此虛幻。夢境餘音裊裊，詩意餘韻無窮。

以「天」的無窮盡、無涯涘，遼闊曠遠的意象，和「閑」的無拘束、無目的，自由自

<sup>15</sup> 晉 郭璞注《山海經》，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戊子（1468）刊本，民 18。

在的感覺，互相襯托，突顯「夢」的特質，意之所至，夢亦同趣。夢境與心境已渾然冥合，具有逃避現實的意識。

滄浪多讀書、多窮理，但不以才學為詩，不以說理為詩，乃以由「悟入」而「悟出」的妙悟為詩，《寄山中同志》是具體的例證。

與滄浪交往的另一位神仙道友，隱居在西山：

#### 望西山

西山橫翠新，中隱石仙真。  
笑取玉塵尾，揖茲丹霞人。  
雲從石洞出，月落滄江頻。  
予亦將高臥，藤蘿挂葛巾。<sup>16</sup>

滄浪前去拜訪隱居在西山之巔、滄江之瀕的道士朋友，這位道友隱居洞府的確實位置是在江西南城麻姑山西邊的丹霞洞，滄浪想要仿效他以葛巾束髮高臥雲間藤蘿深處。於是，高臥丹霞西山的道士朋友，邀請滄浪前往遨遊：

#### 西山

西山青縹緲，深處有丹砂。  
說道神仙客，邀予戲紫霞。<sup>17</sup>

那林木青翠白雲縹緲的雲山深處，有談玄說道的神仙客，在那兒提煉仙丹，邀請我到他所居住的紫霞觀去玩耍。滄浪有濃厚的遊仙思想：

五代 杜光庭《錄異記》云：

永平四年，利州刺史王承賞奏，長山楊謨洞在峭壁，壁中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色黃紫，往往出見，詔改楊謨洞為紫霞洞，置紫霞觀。

後「紫霞洞」、「紫霞觀」轉借為神仙居住之所。

從滄浪所援用的「丹砂」、「神仙客」、「紫霞」等道家術語看來，他不只與道士交遊，過訪道觀，而且多讀道教述異之書，了解道教之事，對於神仙羽客，頗具嚮慕之情；對於服氣煉丹之道術，亦頗有嚮往之意。滄浪接受邀請，前往道士朋友居所紫芝巖遊覽，有詩為記：

---

<sup>16</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46）。

<sup>17</sup> 同上，卷三（140）。

## 遊紫芝巖

羽客逍遙地，花源世未尋。  
 我來窺異跡，高步越飛岑。  
 石帶藤蘿古，泉鳴澗壑深。  
 紫芝未可採，空寄白雲心。<sup>18</sup>

羽化成仙的仙人徜徉自適之地，是桃源仙境，一般俗世之人尚未尋得。我為了一窺其境，翻山越嶺去尋覓，來到一處攀附著茂密藤蘿的山岩地帶，這裡臨著不測的深壑，有泉水流淌的清音在傳響。我欲仿倣秦漢時代的四皓，長年終歲隱居商山，摘採紫芝療飢。但是，此時此刻，紫芝巖的紫芝，尚未到可採的時候，時機尚未成熟，我空有求道成仙之心，目前卻只能寄寓白雲了。

滄浪此時，尚存為國效命的雄心壯志，隱居的決心尚未堅定。滄浪的家國意識強於追求閑逸的意識，故曰：「紫芝未可採」。紫芝指瑞草之外，亦象徵隱居。秦漢之際，隱居商山的四老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鬚眉皓白，人稱四皓。四皓有採芝操 詩云：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  
 樹木莫莫，高山崔嵬。  
 巖居穴處，以為幄茵。  
 曄曄紫芝，可以療飢。  
 唐虞往矣，吾當安歸？

紫芝正是四皓隱居時的療飢之物。

## 二、遨遊仙界的嚮往 天地太和的領悟

遊仙詩是中國傳統詩歌的主題之一。《昭明文選》卷 21 遊仙詩 李善注云：「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而遊仙詩之傳統，源遠流長，其來有自。據《樂府詩集》卷 64 云：「《楚辭 遠遊》章句曰：『悲時俗之迫厄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王逸云：『遠遊者，屈原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困於讒佞，無所告訴，乃思與仙人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

<sup>18</sup> 同上，卷二（145）。

至焉。』」由此可知，屈原 遠遊 乃緣於不容於俗世，而有與仙人俱遊之玄思。曹植自曹丕、曹叡繼位之後，屢被排擠迫害，乃承屈原之餘緒，作 遠遊篇 ，詩中如「靈鰲戴方丈」、「仙人翔其陽」、「瓊蕊可療飢」、「仰首吸朝霞」等，皆作神仙奇詭之幻想。郭璞沿襲此傳統，作 遊仙詩 七首，有託寄蓬萊、遊駕紫煙之想，有掇食丹夷、啜飲靈液之思，表現願辭世俗之累的志意。

嚴滄浪對於神仙世界亦極為嚮往，有追隨道士僧人的仙蹤，一同遨遊於山之巔，訪白雲、羽鶴之鄉，伴長林、孤月而眠；甚而有追隨道士煉黃金藥，嚙長生丹的成仙之夢。 遊僊六首 對於佛教道家世界的玄想冥思，其想像力之玄妙瑰偉及豐富多姿，已達到遊仙詩所能表現的極致。其想像之所以能臻於如此奇詭神妙的境地，不能不歸功於與他交遊的道士僧侶朋友的陶染薰習。

#### 遊僊六首

秋澗夜瑟瑟，月露明團團。  
褰衣步澗月，忽見雙飛鸞。  
上有騰空仙，天風飄珮環。  
清歌映岩谷，粲若玉煉顏。  
願昇綠雲去，隨君向仙關。  
嚙食長不老，何用思人間。<sup>19</sup>

秋天的夜晚，山澗水湄，寒意瑟瑟，浮雲飄開，雲破月來，露出圓團團的明月。揭起衣裳踩踏著澗水的映月，在流光裡漫步。忽然望見天上有一對鸞鳳，仙人騰空舞蹈，舞姿曼妙，風中傳來珮環輕觸的琅琅樂音，縱情清歌，不必管絃相和<sup>20</sup>，歌聲在空谷崖岸間傳響迴盪，美麗的容顏有如玉般白皙光潔。願意乘著向天界借來的綠雲<sup>21</sup>，追隨你朝向仙關遁去。仙界的仙人，就如《神仙傳》所云的道家修養法：「舐脣嚙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只要嚙服陰陽之氣就可以長生不老了，何須服食人間的五穀<sup>22</sup>呢？

#### 遊僊六首 之二

憶讀玲瓏篇，來往虛皇閣。  
空見白芙蓉，秋風幾凋落。  
昨逢紫陽君，共有丹台約。  
下視塵埃中，冠纓縛猿獍。

<sup>19</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94）（99）。

<sup>20</sup> 《後漢書 張衡傳》：「並詠詩而清歌。」清歌，謂無管絃相和之唱歌。

<sup>21</sup> 李白 鳳凰曲 詩云：「人吹綵蕭去，天借綠雲迎。」

<sup>22</sup> 服氣、辟穀乃道家導引之一法。

世事行若此，悠悠復何託？

臆想昔日來往於虛皇神的閣台，閱讀玲瓏如玉的詩篇。眼看高潔的白色芙蓉花，在秋風裡幾度凋落，仙界時間的流轉，以及萬物的盛衰，如此不真切，超乎色相意識界，如此虛空。昨日遇到紫陽真君，我們已共同訂下丹台玉室之約，何憂不能成仙？俯視下界人間，世人在滾滾紅塵中爭名逐利，攀附富貴權勢，殊不知一旦成為官族，被冠帶束縛，就成為晉 干寶撰《搜神記》所載的：「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一名馬化」的獼猴攬猿，任人戲耍撥弄。世間情事如此，滾滾風塵中，皆是奔競之士，我不禁陷入沈思，此身將何託付？

滄浪藉遊仙詩，透過仙界的觀察角度，表達自己對於世人奔競，以及冠纓之族一入宦門，即身不由己的看法。其至友載復古 祝二嚴 詩云：「羽也天資高，不肯事科舉。」滄浪之未仕，乃因不肯事科舉；不肯事科舉，乃緣於「冠纓縛猿攬」的覺識。

### 遊僊六首 之三

五老出東南，崔嵬相間隔。  
 清晨登絕頂，處處仙人跡。  
 朱霞散九光，岩谷好顏色。  
 回首空澄湖，黃濤正喧擊。  
 石上絃素琴，神歡心自清。  
 仙童三四人，忽來左右聽。  
 嘹嘹誦金書，勸我餐瑤瓊。  
 贈我一玉塵，邀我凌雲行。  
 舍琴與之去，恍惚在蓬瀛。

五老峰在中原的東南方，高峻的山峰相間隔。清晨登上巔峰，處處有仙人的蹤跡。彩霞散放的九色光芒正照耀著山谷，山谷反映彩霞的光輝，顏色美麗。回首來時路，方才澄清的湖水，此刻黃濁的浪濤正喧騰激盪。峰頂及石桌上擱著素琴，我彈奏起素琴，精神歡暢，內心晴朗。忽然有三四個仙童，圍在我左右聽我彈琴。聽罷琴樂，仙童用清澈嘹亮的聲音，高聲誦讀仙界金書秘字，勸我服食瓊瑤玉芝，送我一柄玉塵，邀我一同駕雲飛行。我捨棄素琴與他們一同前往，神志恍惚，不知不覺之間，我已身在蓬瀛仙境。

全詩大量引用道家術語：「仙人」、「朱霞」、「仙童」、「金書」、「餐瑤瓊」、「玉塵」、「凌雲行」、「蓬瀛」等，構設成仙味十足的遊仙詩。詩的主題，是厭棄濁浪喧擊的現實社會，想要尋覓一個濁世之外和平安寧、各任本真的理想世界。

遊僊六首 之四

朝別簡寂觀，夜行石徑溪。  
溪光照崖綠，月色正相宜。  
石上三道士，頎然好豐姿。  
手弄金光草，或把珊瑚枝。  
憑風招素手，賜我一玉卮。  
歎我事遠遊，蕭颯朱顏衰。  
長林孤月落，羽蓋何處羸。  
童童乘之去，棄我忽若遺。  
明發闕無，但有青鸞啼。

早上辭別簡寂觀，到了晚上，走到石徑溪。清澈的溪水反映明亮的月光，照亮了溪岸的綠色林木。石上有三位道士，身材修長，丰神俊秀。有的把玩著色彩鮮艷的珊瑚枝，有的手上把弄著仙人服食的金光草，這類明莖草又叫洞冥草，它就如同漢 郭憲撰《洞冥記》所載：在夜裡有若金燈，可以清楚地照見鬼物之形；在白天，可以藉它渡水，不會沈入水底；仙人經常服食這種草，夜瞑時，腹部通明發光，可以長生不老。他們馳風而行，伸出白皙晶瑩剔透的手，招我過去，賜給我一盞玉雕的酒杯，哀歎我專事遠遊，以致渥然含丹的容顏，有如望秋風而搖落的蒲柳一般蕭瑟衰老。月已西斜，落入長林之外，以翠色翎羽覆蓋的車乘，車蓋上的翠羽像紛披四垂的茂盛木蔭，他們乘坐著盛壯地離去，好像把我遺忘似地棄我而去了。破曉時分，天上發出明亮的曙光，四周闕無人聲，道士、玉卮、羽蓋都消失無蹤影，只聽到青鸞教人腸斷的哀啼。

滄浪藉著遊仙詩表達他自性空寂的生命觀。宇宙萬象，諸如：大自然界的月色、溪光、碧綠的崖岸以及長林古木，都如佛教《金剛經》所云：「如露亦如電」，轉眼即逝。美麗的人、事與物，諸如：丰姿俊秀的道士，人間所無；發出金光的靈芝仙草，世間罕見；艷紅如火的珊瑚柯枝，翠羽密覆的車蓋等等，繁華富麗事物的存在，都「如夢幻泡影」，它只是空幻的色相，如風吹過水面泛漾的漣漪，如倒映水中的月影，如鏡裡反射的影像，更如無形無影無法把握證明其存在的幻聽，都是轉眼成空的假相。滄浪的宇宙觀裡，什麼才是真實的存在？恐怕是「我」？他的自我意識從未泯滅，從他的詩歌創作中，可以屢屢觸及滄浪的「我」。他的六首遊仙詩，首首有「我」：或隱藏於言語之外，駕馭文字表達其思想情感的隱藏的「我」；或現形現身，顯現在字面上，表露自我的意志、行為與情感的存在的「我」。

遊僊六首 之五

翩翩南來雲，如飛百隻鶴。



我行忽見之，眇然意欣樂。  
五峰何峻秀，靈草生垠萼<sup>23</sup>。  
願乘此雲去，去鍊黃金藥。  
千載儻來歸，不復見城郭。

我走在山間小徑，忽然看見：有雲，從南方輕盈迅疾地飄來，有若上百隻白鶴，輕輕地拍擊羽翼，翩翩飛舞。不禁悠然神移，感到欣悅喜樂。五峰多麼高峻秀麗！服食可以長生不死的靈芝仙草就在這五峰絕頂之上，它正如《文選》張衡《西京賦》所云：「神木靈草，朱實離離」，已經生根並開出朱赤色的英萼。但願能乘馭這片白雲離去，去到仙鄉鍊那珍貴的黃金仙藥。仙鄉沒有寒暑，也沒有甲子年歲，以人間的歲月計算，千年之後歸來，眼前的城郭樓台亭閣，都已坍塌不見了。曾經存在的生命也一樣不會留下痕跡，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滄浪意識到生命的飄忽短暫渺小，萌生出生命焦慮。

遊僊六首 之六  
瀑布好明月，上有石梁橫。  
矯首望東海，正見蟾蜍生。<sup>24</sup>  
揚輝天漢間，下照蓬丘城。  
桂實幾凋落，姮娥空聞名。  
咄哉玉斧子<sup>25</sup>，不如白兔精。  
靈藥不服食，執柯獨何成。  
迢迢彩雲外，誰吹白玉笙。  
竦身一長聽，了若出寰瀛。

明月高照，瀑布高懸，有石梁橫置山谷間。高舉起頭朝東海望去，正見海面上有一輪明月冉冉升起。清明的光輝散播在銀河霄漢間，臨照在蓬萊仙島上。月中的桂實幾度凋落，

<sup>23</sup> 「垠萼」一詞：

1 本文所根據之元陳士元編次《滄浪嚴先生吟卷》作「垠萼」，不知其所指。按：「垠萼」其意為「古者邊界」，又「物之邊界有齊平者，有高起者，有如鋸齒者，統呼之曰垠萼。」

2 《欽定四庫全書》本，頁 1179-59 作「根萼」。

3 和刻本長澤規矩也編汲古書院出版《漢詩集成》《嚴滄浪先生詩集》卷之上 二十頁 322，作「根萼」。

4 明潘是仁編選本未錄本詩。

本文暫作「根萼」解。至於「垠萼」目前難解，可作為後續研究之課題。

<sup>24</sup> 《後漢書 天文志 注》：「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是為蟾蜍。」蟾蜍後轉為月之喻。

<sup>25</sup> 《西陽雜俎 天咫》：「月中有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其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姮娥空負長生不老永久美麗的聲名。可嗟嘆啊，學仙有過，謫令伐月中桂樹的吳剛，不如月中的玉兔精靈機敏，吳剛不服食靈藥，只能永遠作凡人，不能成仙，即使日夜不停地執著玉斧斫樹，但是樹創總是隨斫隨合，獨靠個人的力量，怎麼有可能完成謫令？遙遠高處的彩雲外，誰在吹白玉笙？我聳身，專默誠敬地傾聽，笙簫仙樂清清楚楚地是從仙人所居住的海中仙島傳出來的。

滄浪一生中，大半處於矛盾中：憂國憂民與隔絕塵俗，不問世事全然隱居的自我掙扎，始終存在於他的內心。既嗟嘆吳剛，何不仿效玉兔偷服靈藥？以至於無法自我完成任務，又嚮往拋棄憂患意識，過著無憂無慮的逍遙生活。玉斧子吳剛所影射的滄浪自己，既嗟嘆自己為何不事科舉，可以名正言順地受詔擔任官職，為國家盡身為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卻又嚮往無官一身輕的自在生活。

與道士、僧人交遊，受道士、僧人的濡染薰習，對於生命內聚的本體意義，有境界更高的領悟，這種領悟與生命外爍的存在意義，在自我認知及人生選擇上，有了本質上的衝突。滄浪寫作此詩時，尚未在兩者之間尋找到平衡點，尚未在投入塵世與歸返自然之間，尋找到生命的原鄉，可以讓一個人的身心獲得安頓的生命原鄉。於是，滄浪轉而在江湖詩友和吏胥之間繼續他生命原鄉的尋覓之旅。

設若把嚴滄浪 148 首作品，當作一個心靈的整體呈現，在不斷推移流動發展的時間縱軸上，所留下的痕跡看待，滄浪的遊僊詩並非生活經驗，也非生命事實，它是非理性、不合邏輯的創造；是苦悶心靈的象徵，理想的寓託以及意識的標幟，標幟著超脫。

### 三、友朋來往的酬贈 聚散無常的情牽 士人不遇的憾恨

嚴滄浪與禪師僧人道士交遊，而有充溢禪意的詩作以及神仙瑰麗的玄思。除此之外，也與江湖詩人及高官、地方吏胥交遊。詩歌創作《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卷三酬贈的詩作，於篇名明言受贈者為禪師道士且指出其字號以外，尚有 42 首，於篇題中指名受贈者之姓名字號或官銜，茲依篇目次序編列詩序，編序 1 至 113 為卷二，編序 114 至 148 為卷三，受贈者相同的篇目，羅列在一起，並標示詩歌體裁、內容性質，表列如下：

表六 滄浪友朋姓名及酬贈詩歌一覽表

人 次	姓 名	篇 名	形式體裁	內容性質	編 序
1	李友山	答「李友山」山中留別	七言絕句	留別	20
2	周月船	臨川送「周月船」入京	七言絕句	送別	27
		三衢邂逅「周月船」論心數日臨分賦此二首	五言八句	送別	66.67

3	張季遠	送「張季遠」入京	五言八句	送別	29
4	陳聘君	江樓夜月懷故山友人「陳聘君」吳樗鄉	五言八句	酬贈	37
		秋夜臨汝館懷友人「陳聘君」賴竹莊	五言八句	酬贈	47
5	吳樗鄉	江樓夜月懷故山友人陳聘君「吳樗鄉」	五言八句	酬贈	37
6	上官長史 (上官偉長) (閻風山人)	江上有懷「上官長史」	五言八句	酬贈	38
		送「上官偉長」	五言八句	送別	40
		和「上官偉長」蕪城柳絮	七言八句	和贈	74
		有懷「閻風山人」	五言八句	酬贈	41
7	張少尹父子	將往豫章留別「張少尹父子」	五言八句	留別	43
8	賴竹莊	秋夜臨汝館懷友人陳聘君「賴竹莊」	五言八句	酬贈	47
9	張奕	「張奕」見訪逆旅	五言八句	酬贈	49
10	戴式之 (石屏)	逢「戴式之」往南方	五言八句	酬贈	54
		送「戴式之」歸天台歌	歌	送別	123
		天未遇周子俊自行在還言「石屏」消息	五言八句	酬贈	58
11	杜子野	秋日廬陵送「杜子野」還攝鍾陵糾掾	五言八句	送別	68
12	鄭遐	臨川逢「鄭遐」之雲夢	七言八句	酬贈	69
13	賴成之	再送「賴成之」出都	七言八句	送別	70
		「賴成之」還自江西感舊有作	七言絕句	酬贈	17
14	吳季高	客中別表叔「吳季高」	七言八句	送別	73
15	郭招甫	寄「郭招甫」時在潯陽	七言八句	酬贈	75
16	王史君 (潛齋)	早春寄潛齋「王史君」	七言八句	酬贈	77
		平寇上史君「王潛齋」	四言長篇	酬贈	148
17	崔九	送「崔九」過丹陽 上荊門省親	七言八句	送別	78
18	吳儀甫 吳會卿	送「吳儀甫」之合肥謁杜帥	七言八句	送別	81
		劍歌行贈「吳會卿」	行	酬贈	125
		送「吳會卿」再往淮南	行	送別	131
19	趙立道	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因成五十韻	古詩	送別	83
20	呂仲祥	贈「呂仲祥」	古詩	酬贈	85
21	嚴次山	送「嚴次山」	古詩	送別	90
22	吳子才	雲山操為「吳子才」賦	操	酬贈	115
		錢塘潮歌送「吳子才」赴禮部	歌	送別	122
23	王主簿	送「主簿兄」至德化任	行	送別	126
24	張南卿	寄贈「張南卿」兼答文篇之貺時張南卿在番禺	行	酬贈	127

25	馮熙之	惜別行贈「馮熙之」東歸	行	酬贈	128
		相逢行贈「馮熙之」	行	酬贈	130
26	廖叔仁	滿江紅送「廖叔仁」赴闕	詞	送別	138
27	董叔宏	沁園春為「董叔宏」賦溪莊	詞	酬贈	139
28	吳景仙	歲暮得表叔「吳景仙」書因寄	五言八句	和贈	143

嚴滄浪詩集中，酬贈友朋者計 28 人。其中上官偉長最多，有四首；周月船、吳會卿其次，有三首；陳聘君、戴式之、賴成之、王潛齋、吳子才、馮熙之等八人，各有二首；李友山、張季遠、吳樗鄉、賴竹莊、張奕、杜子野、鄭遐、吳季高、郭招甫、崔九、趙立道、呂仲祥、嚴次山、主簿兄、張南卿、廖叔仁、董叔宏、吳景仙等 18 人，各有一首；張少尹父子一首：共計詩 42 首。在滄浪 148 首詩中，所佔的比例為百分之 31.08，滄浪在送別、留別的唱酬中，大多數顯示了滄浪慷慨激昂的情志與浪漫多情的情思，表現失意惆悵的心理與積極用世的強烈意識，透露自有士人以來即存在的士不遇的憾恨。

不可忽視的是滄浪友朋酬贈詩中，和詩僅 和上官偉長蕪城晚眺 一首而已，此乃與其主張有關，其詩論 詩評（四十）云：「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鬥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由此可知，滄浪不主張和詩，故其和詩僅一首而已，此乃其理論與實踐相符合之處。

在 28 人中，僅王潛齋，於《宋史》卷 420 有傳，《邵武府志》卷 23 有載，以及《宋詩紀事》卷 62 略述其生平及詩作選錄。李友山，於《邵武府志》卷 21 有載，唯非常簡略。上官偉長、戴式之、杜子野、嚴次山、馮熙之、王潛齋等 6 人，於《宋詩紀事》略述其生平及詩作選錄。戴式之於《江湖小集》卷 273 略述其生平；《宋詩鈔 石屏詩鈔》有其詩集與觀者對於其詩之評論。其餘詩友，率多不易考實。

茲依次略述其生平、著作，並以滄浪所酬贈之詩相對照，以明滄浪與詩友交遊之創作情形及詩作內容所表現的情志思想與主題意識。

### （一）王埜，字子文，號潛齋。滄浪有贈詩： 平寇上史君王潛齋及 早春寄潛齋王史君 。

《宋史》記載較為詳盡：

嘉定十二年登進士第，其父王介為寶章閣待制，潛齋以父蔭補官。任於潭州，理宗紹定初，汀州邵武發生盜寇，潛齋攝邵武縣，親自帶兵平定唐石盜亂。後為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陽、巴蜀圍急，鎮守武昌的史嵩之提和議，潛齋極力反對曰：「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並力攻守。」上疏言八事，並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理宗聽其奏。繼為副都承旨，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為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巡視長江軍備，首先自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防守險要之重地，充實鎮守之軍備。江西轉運副使，知興隆府，

當時糧食轉運不便，乃於湖口造轉運倉。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調兵捍衛江面幾千里。遷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巡視長江兵備，舉行水軍大校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推行京口法；創設遊擊軍一萬二千人，軍船一萬艘，長江一帶太平無事。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提舉洞霄宮卒。

潛齋因真德秀而學朱熹之學，對於朱熹的門人弟子必加禮敬。知建寧府時，創建安書院，祠朱熹，並以真德秀享配。著有奏議及文集數卷，工於詩，書法祖歐陽詢，其書清勁。《宋史》論曰：「王埜得名父師，而其學向益光。」<sup>26</sup>劉後村跋潛齋詩評潛齋人品云：「本學術，隆師友，扶忠賢，紜邪佞，愛君如愛親，憂民如憂己，合於詩人之所謂六義者。」

宋人與道士交遊，乃是一種社會風氣，《宋詩紀事》所選錄潛齋詩有贈高士之詩。

贈凝神菴朱高士  
拋卻林泉趣，卓菴臨近村。  
兩窗吞日月，一室養乾坤。  
菊露秋籬重，松風午枕喧。  
蒲團數胎息，不肯學傍門。<sup>27</sup>

贈道士之詩，用道家之術語「數胎息」，此與滄浪贈道士詩相同。對於道家導引修養之術持之甚專，不肯學傍門法術。

潛齋亦與禪師交遊，過訪禪寺，有詩記遊鶴林寺：

清明日遊鶴林寺  
蒿目黃塵擾擾間，出門遇到鶴林山。  
仙花僧竹俱陳跡，白日青天祇自閑。<sup>28</sup>

竹院閑來春正遲，籊龍猶自有孫枝。  
野夫豈識尋芳意，為愛光風面面吹。

王潛齋曾親自帶兵平定地方盜亂，平寇情形，前已述及。滄浪仿《詩經》二雅體之四言長詩歌頌，以敘事詩之體例，描述潛齋及將士之英勇鏖戰，終於平定醜類的詳細經過，一波三折，高潮迭起，既有史詩之讚美歌頌，並有史料價值。全詩共 132 句、528 言，為

<sup>26</sup> 《宋史》卷 420 列傳 第 179。

<sup>27</sup> 《宋詩紀事》卷 602 引 赤松山志。

<sup>28</sup> 同上，引 鶴林寺志。

僅次於滄浪第一長詩 610 言 庚寅紀亂 的第二長詩。滄浪繫心時事，其情感隨著「我軍」戰況之愈趨劇烈而愈形賁奮激昂，或憂慮或狂喜，字裡行間，充溢著以社稷百姓為憂的家國意識。詩中的描寫充份顯露出勇健剛強的英雄氣慨，壯士以身報國的沸騰熱情，以及浪漫悲壯的生命情調。 平寇上史君王潛齋 是以以戰止戰的反戰意識鋪寫的平寇史詩，氣魄雄渾，乃滄浪詩歌中之所僅見。

平寇上史君王潛齋<sup>29</sup>  
治平改元，有盜于建。  
昔犯我鄙，狼蹂豕踐。  
於休吾侯，維民之憂。  
爰整我軍，式遏虔劉。

發端即扣住題目。在改元之際，有盜匪作亂，如狼如豕蹂躪踐踏我的鄉邑。我們美善的君侯為百姓憂心，於是整頓我方軍士，遏止盜賊的殺害。

侯勵將士：『無譁聽我。進退勇怯，死生福禍。』  
侯出府庫，昭勳賞賚。  
前無堅敵，後無捷策。  
乃有奇士，據鞍請行。  
袒裼入陣，賊莫能嬰。  
亦有賢僚，爭先跋涉。  
屢摧賊鋒，月奏三捷。

接著作戰爭過程實況的記述，以《尚書》誥體文句入詩，更增加歷史真實性的感覺。君侯激勵將士：生死有命，禍福在天，務必要勇敢、前進，不可怯敵、後退。君侯開啟貨府財庫，以錢財珠寶作為殺敵斬將的獎賞。於是，我方將士個個鼓起龍馬精神，無堅不摧，前無強敵，後無邪出之奇策。有英勇的壯士，高據馬鞍，袒露臂膀，舉起利劍，請求准予攻入敵陣。賊人紛紛奔逃，沒有人能夠抵擋。也有賢能的僚屬，不避危難，奮勇爭光，跋涉險阻。屢次摧毀賊人的銳氣，在一個月之內，多次獲得勝利，高奏凱歌。

侯曰：『嘻哉！盜本王臣。  
殪而殲旃，傷天地仁。  
赤子弄兵，如魚遊釜。

<sup>29</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三（148）。

投戈歸田，新汝生路。』

君侯曰：「唉！你們這些叛亂的盜寇本來是君王的臣子，若果全數誅殺殲滅啊，有傷天地仁德。孩童不懂事，耍槍弄刀，有如魚兒在沸騰的鼎釜中嬉游，多麼危險！大家放下武器，放你們一條生路，各自回到田地裡去耕種吧！」同樣以誥體模式鋪衍，其內容則寫出王潛齋的仁心，顯現出一個儒將的精神面目。

孰謂反覆，給我行人。  
既弛我備，薄奄我軍。  
我軍少卻，醜類鳴張。  
環數百里，奔播倉皇。

接著滄浪仍用第一人稱的口吻敘述，有如身歷其境，形象地描述雙方的拉鋸戰：誰能料到，這些棄甲歸田的叛賊，反覆無常，竟然欺誑我方出征將士，趁我方將士防備鬆弛的時候，搖身一變，又成為盜寇，偷襲我方陣營。我方將士稍微退卻，這批惡類竟然像鴟梟一般，兇暴地襲擊進攻。在數百里範圍內的善良百姓，驚惶奔逃。

滄浪以百姓之安危為念，但賊寇反覆無常。

侯曰：「嗟哉！其又可恕？」  
馳赤白囊，亟請淮旅。  
淮旅未來，阡危如燬。  
淮旅既來，稚耄失喜。

君侯曰：「可惡！這劣等行徑豈可饒恕？」派遣驛騎持著赤白囊，緊急請求鎮守的淮軍，前來援助。淮軍尚未趕到，有如失火般危急；淮軍已經趕到，稚子老人都喜極不能自制。

滄浪受理學思想的陶冶，具有是非善惡的判斷能力，認為見風轉舵，善惡不分者，於德行有虧。於是滄浪藉君侯之口，予以筆伐。

侯謂淮將：『次舍良苦，休士秣馬，我有清醕。』  
淮將曰：『吁！剪此朝食！』  
不介而馳，直擣其穴。  
群醜來聚，互野彌山。  
淮旅整暇，徐誘之前。

弓不虛彀，矢不妄激。  
發數步內，應弦而踣。  
或戈其喉，或受其脛。  
若烏獲力，笞乳臭嬰。<sup>30</sup>

滄浪此處以君侯與淮將對話的方式，呈現淮將殲滅盜寇的決心，以對話入詩，詩中人物之形象鮮明生動，呼之欲出，此乃滄浪寫作技巧之活用與想像力之發揮。

君侯對奔馳而來的淮將曰：「遠道兼程而來，必定辛苦，將士們且先在營舍休息，馬牽到廄房餵飼，我備有好酒。」

淮將回道：「吒！趁此夕剪滅這批惡類，明日一早，回來吃早餐！」於是淮軍不披厚重的介冑，輕騎疾馳，直搗賊寇巢穴。惡類聚嘯，人數眾多，彌漫山野。淮軍軍容嚴整有序，從容不迫，耐心等待賊人前來，待敵人來到數步之前，弓不虛滿，矢不妄發，每發一箭，敵人應箭而倒，待到短兵交接，有的割斷賊寇的喉嚨，有的砍斷賊寇的脛股。摧枯拉朽，有如蚩蚘勇猛的大力士，鞭笞乳臭未乾的孩童。

滄浪馳騁筆墨，描寫詩友史君王潛齋治軍嚴整，軍士勇敢忠貞，進退有序。是對詩友的褒揚，亦是對臨陣怯敵，望風而逃的其他宋軍的貶抑。

黨類周章，途殫命窄。  
魚驚鳥散，影不反跡。  
淮旅拗怒，薑芥鬚鬚。  
搜林刮莽，遠討窮追。  
淮旅拗怒，火烈具舉。  
沸澤焦崖，窟穴無所。  
自相蹈藉，十殺八九。  
喪魄亡精，食不知口。  
原膏野赤，谷臭川腥。  
燐火不焰，殤鬼殘形。  
乃求元兇，已縊巖阻。  
執彼餘魁，入而振旅。

<sup>30</sup> 「或受其脛」、「笞乳臭嬰」：

1 元陳士元編次《滄浪嚴先生吟卷》作「或受其口，若烏獲力，笞乳臭嬰。」口字漫漶；作「笞」字。

2 清乾隆《珍本四庫全書》《滄浪集》作「或受其脛，若烏獲力，鞭乳臭嬰」作「脛」字；作「鞭」字。

3 和刻本《漢詩集成》《嚴滄浪先生詩集》作「脛」、「笞」。

按：今據《滄浪集》補漫漶之「脛」字；「笞」則採用本文所用之陳士元編次本。



其魁伊何？縑服髡首。  
 一郡縱觀，萬夫歡走。  
 炮烙剔腐，以儆叛者。  
 前後獻俘，復以百數。  
 蕩滌污垢，宥貸膏從。  
 收霜捲電，和氣融融。

這班叛賊惶懼失措，不顧死活，落荒而逃。像受到驚嚇的魚群，如鳥獸奔竄，影滅跡絕。淮軍抑制怒氣，鬚髮俱張，目瞪視，搜索深林莽原，追索賊蹤。淮軍抑制怒氣，縱舉烈火，焚燒沼澤山崖。賊寇失去藏身的洞窟巢穴，亡命奔逃，自相踐踏，死傷大半，魂亡魄散，不知所措。原野煎燒成赤地，山谷河川充斥著血腥與屍臭，肢體殘破的屍體堆積，夭折亡命的鬼魂飄蕩，連鬼火都黯淡無光。

於是尋找元兇，元兇已經在山巖峭壁間自縊身亡。拘執其餘的醜類，出師戰勝的淮軍，整隊歸營。這個醜類如何處置？穿上黑色衣服，剪去他的頭髮，施以炮烙剔肌的刑罰。全郡百姓歡欣走告，都來觀看。前前後後擄獲的俘虜有好幾百。餘寇殘賊，滌除淨盡；被迫而附和的人，赦免其罪。霜雪電霰的凜烈摧剝，已經消散，將士百姓和氣融融。

彷彿親眼目睹，滄浪以合乎理性邏輯的具體描寫，補充想像的臆測，刻鏤戰爭場面的殘酷腥羶，透過禍首的伏誅，萬民的歡走，間接表現滄浪自己對於戰爭的厭棄，呈現的是強烈的反戰意識。

侯饗淮將，加籩折俎。  
 庖騎酒車，飲均眾伍。  
 何以贈之？筐篚煢煌。  
 戰功曰多，告成于王。  
 嗟我婦子，若翁若嫗。  
 安逸怡愉，匪侯曷保？  
 侯曰：『此捷諸將之功。』  
 雖有諸將，實侯指蹤，  
 讎在藩籬，疾居心腹。  
 急緩安危，若手反復，  
 匪侯勤請，蔓實難圖。  
 謂予不信，往有覆車。  
 君子作歌，以頌侯績。  
 誰其采詩？願備簡冊。

君侯傾出所有的酒菜飯食，犒饗淮將淮軍，肉則任庖人鈞屠，酒則以車載送，所有部眾士卒皆飲足吃飽。餽贈如何？大小籬筐全都裝滿光彩奪目的金銀珠寶。向君王報告輝煌的戰果，我聖朝的婦女孺子，以及老翁以及老嫗，如今安和樂利，愉快生活，若非君侯怎麼可能保住身家性命？君侯曰：「此次戰勝乃諸位將士的功勞。」雖然有諸位將士，實賴君侯指揮之功。寇仇發生在疆域之內，疾病產生在心腹之中，緊急或和緩，安全或危險，有如手掌時反時覆，不可憑恃。若非君侯帥軍救援並搬請淮軍前來援助，一旦賊寇勢力蔓延，後果實在難以想像。如果不相信，歷史上有覆車之鑒。我嚴滄浪作這首詩歌，頌揚君侯的功績。誰來采詩，請把君侯事跡，列入史冊。

本詩託體於《詩經》二雅的四言體，間雜對話的參差句式，整飭而有變化，繁富而不堆砌；並以《尚書》誥體文句入詩，增加歷史的真實感。以「賦」為主，敘述刻劃，乃全詩之主調；以「比」為輔，比喻對照，生動活潑的比喻，深入淺出，意象的理性認知透過形象的感性直覺，得到深刻的省識，終於在嚴肅的思辨中，悟出滄浪此詩的蘊意。這是詩歌的形式與內容互相涵融、投射的體現，亦是本詩的特色。在滄浪詩作中，極為特殊。

滄浪雖然反戰，但是局勢逼迫，為了保衛「婦子翁嫗」，為了百姓的「安逸怡愉」，則不得不戰。持續太多太久的內亂外患，改變了滄浪的社會意識，激發了滄浪的新思維，產生了對應亂世的新模式。滄浪贈王潛齋平寇詩，表現以戰止戰的觀點。乾隆本《邵武府志》載：「羽既不仕，然其憂國憂民之意，每見於詩。」「元人約宋同滅金，已而敗盟，連歲構兵，江淮塗炭，羽身居草野，未嘗不三致意焉。」滄浪平寇上史君王潛齋詩與《邵武府志》之言，可以互相印證。滄浪另有寄潛齋詩，寫早春思念朋友之情。

早春寄潛齋王史君詩：

昏昏醉睡慵朝起，日日紫門待暖開。  
春至任從花鳥笑，客來還仗酒樽陪。  
移舟動<sup>31</sup>依江柳，策杖時能訪早梅。  
忽憶使君聯騎出，此時乘興幾啣盃。<sup>32</sup>

此詩以「朝慵」發端，而以「乘興啣盃」作結：喝醉了，昏昏沉沉地睡到次晨，慵懶地起來，每日等待著天候轉暖才打開柴門。春天到了，任憑花朵開放鳥雀啼叫，客人來訪就飲酒相陪伴。緩緩划動舟船，尋覓沿著江岸經春放綠的楊柳，扶著手杖去尋訪早春綻放的梅花。忽然憶起去年此時，與史君聯袂騎馬遊春，乘著遊興一邊賞春，一邊飲酒。滄浪先向詩友報告近況，今年的春天與往年一樣，泛舟、漫步、賞柳、訪梅，唯今年的遊春的

<sup>31</sup> 覓，「覓」之俗字。《玉篇》：「覓，同覓，俗。」

<sup>32</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77）。

朋友之中，潛齋未能同遊。只用「憶」字，許多屬於兩個人之間共同記憶的前塵往事，紛至沓來，浮上心頭，對於思念之苦，不著一字，而思念之意盡出。

聯騎訪春，春風信馬，象徵某種得意的心情；移舟賞柳，柳絲細長象徵綿長輕柔的情意與悠閑之情味；策杖探梅，梅花高潔芬芳，象徵友情雋永與獲得尋覓的驚喜；而乘興啣盃，更是人生一切喜悅的總合。樂事，要有人陪伴，有人分享。滄浪用具體的物象表現抽象的情志，寫出人類共同的心理意識，對於朋儕的渴望，對於孤寂的抗拒，引發讀者的感動、共鳴。

## （二）李賈，字友山，號月洲。滄浪有贈答詩： 答李友山山中留別。

李友山是福建光澤縣人，《邵武府志》<sup>33</sup>載：「李賈，字友山，號月洲，工詩。與嚴羽友善，唱和無虛日。」兩人互相友善，唱和無虛日，照理應有數量甚多的酬唱之作，但現存只剩一首，酬答友山的贈詩。

### 答李友山山中留別

已恨青山臨渡口，相思回首隔夫君。  
更堪重到相思處，不見青山見白雲。<sup>34</sup>

兩人互相拜訪，互相唱和，情誼深厚，由此可見。此處「青山」可作樹木青翠之山，不太可能是實指福建寧德縣東三沙灣口內，孤峙海中之「青山」，從詩題「山中留別」可知。李友山至滄浪山居拜訪滄浪，臨別以「山中留別」詩留贈；滄浪則以「答留別」詩答贈。

這首詩構思奇特，把兩人之間的友情比擬成夫妻之間的親情，夫妻相離，故有無盡的「相思」。為何如此落想，令人不解，但兩人交誼之深，亦由此顯露。二、三句連用「相思」，在詩境中造成迴環往復的思念之情的流動。

「青山」是相聚之處，「渡口」是相別之處，「不見青山」則相聚情景徒成追憶，令人無限惆悵，詩中「白雲」，言思念之真誠深切。觸景生情，藉景詠情，寓情於景，是中國傳統詩歌的藝術表現之一。見自然界的景物「白雲」而興發思念之情，思念的對象以夫妻落想的詩歌傳統，見於《詩經》。《詩經 小雅 白華》第二章：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sup>33</sup> 《重纂邵武府志》卷 21 人物（文苑）31 光澤縣。

<sup>34</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20）。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糜文開、斐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引用屈萬里《詩經釋義》；「此蓋男子棄家遠遊，而婦人念之之詩。」屈氏、糜氏、斐氏都認同見「白雲」可以興起思念之情的藝術表現。而思念的人，在此處是遠遊的「夫君」。

同樣地，見「白雲」而興起懷念之情，而所懷念者為遠去的人，在唐朝有崔顥膾炙人口的黃鶴樓詩：「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則見到「白雲」不僅萌生懷念之情，而且領悟到人事多變，唯有「白雲」千古悠悠，永恒不變的自然界真理。

滄浪以多讀詩書和熟參典故的知性，糅合觸景生情的感性，合用及化用「白雲」的物象，賦「白雲」以思念的意象。滄浪對「唱和無虛日」的友人李友山的思念，有如閨中少婦思其遠遊的「夫君」，坦率地表達深切的情誼。雖然見不到好友，但是滄浪對於李友山的思念是真誠深切的，是如「白雲」一般，永恒不變的。

滄浪詩作使用的語言平易舒坦，不作妝飾，沒有難澀怪異奇詭的文字；但是在平易淺顯的文句中，蘊含豐富的意義。滄浪反對「以才學為詩」；但是比講究以才學為詩的人更具才學，並且活用才學以為詩，恰似「看似尋常最奇崛」。滄浪的詩歌創作，具有反省性。

(三) 上官良史，字偉長，號閬風山人。滄浪贈詩有：江上有懷  
上官良史、送上官偉長、和上官偉長蕪城晚眺、  
有懷閬風山人

《宋詩紀事》<sup>35</sup>載：「上官良史，良史，字偉長，號閬風山人。」《宋詩紀事》選錄其詩四首。其中三首乃與嚴滄浪互相酬贈之詩。

尋嚴丹丘東潭居 二首之一  
愛子東西幽，抱被來同宿。  
山家無膏火，燃薪代明燭。  
閑窗何所有？古書三五束。  
烏棲月上時，還見簷前燭。<sup>36</sup>

描寫嚴滄浪東潭居所的清幽環境及滄浪愛好讀書，直到月移中天，烏雀棲息，仍燃燭夜讀，孜孜不倦。朋友間的情誼，到可以「抱被來同宿」的程度，其深厚友好由動作呈現，即使這山居沒有豪奢的物質享受，唯有以薪代燭而已，但是有古書長相左右，有烏雀、明

<sup>35</sup> 《宋詩紀事》卷 63。

<sup>36</sup> 《宋詩紀事》卷 63 引《詩家鼎鑪》。

月常來相伴。樸素的物質環境，豐富的精神內涵，堅厚的友朋交誼，淡淡的幾筆，就勾勒成功。

尋嚴丹丘東潭居 二首之二

山齋櫺牖疏，水月連春霧。  
今夕定何夕，清心忻所遇。  
如從天姥游，似得招提趣。  
幽夢出雲時， 山鳥曙。<sup>37</sup>

滄浪東潭山齋的夜晚，潭水印月，春霧漠漠；清晨，曙光初透，雲收鳥鳴，清景無限，有如遊於神仙清境。

河梁值雨有懷嚴羽

葦岸逢殘雨，河橋對暮流。  
倚鞭一悵望，客思暫夷猶。  
楓葉滿江色，夕陽終古愁。  
遙憐君亦苦，不共故園秋。<sup>38</sup>

上官偉長在秋天傍晚外出遇雨，在黃蘆岸邊，倚著馬等待雨停，悵聽雨聲、流水聲，長望秋楓染紅的江色與落日，遙想不能在故園同棲共遊的故人，此時此刻遇到同一場秋雨，想必也相同地為思念之苦所煎熬。

滄浪也有詩回應上官偉長的思念：

江上有懷上官良史

憶君悵不樂，立馬大江邊。  
塞雁來無際，驚沙度颯然。  
客心懸日夜，書札斷雲天。  
莫作青山老，空為人所憐。<sup>39</sup>

<sup>37</sup> 同上。

<sup>38</sup> 同上。

<sup>39</sup> 上官良史：

1 清乾隆《四庫全書》本作「上官長史」；  
2 元陳士元編次《滄浪嚴先生吟卷》作「上官良史」；  
3 和刻本《嚴滄浪先生詩集》作「上官良史」；  
4 《宋詩紀事》作「上官良史」。  
按：宜以「上官良史」為是。

與上官偉長的贈詩對照，有幾點類似：一為立馬江邊與倚鞭河橋；二為客心與客思；三為憶君與憐君；四為悵不樂與悵望；五為皆以「有懷」為詩題。用中國傳統懷友詩歌中常用的語言，表現人類共同的生命經驗。相似的環境事物，可以使人意識到相同的情緒反應，乃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真情表現，不能一概以「落套」視之。

#### 送上官偉長

歲晚長愁緒，嗟君更遠行。  
兵戈今日淚，江海故人情。  
此別幾時見？寒猿一夜鳴。  
致君相許在，回首壯心驚。<sup>40</sup>

歲暮時節萬物凋零，已教人心情寥落，復逢好友遠行，更添愁緒，情何以堪？教人懸念記罣的是今日戰亂紛紛，干戈擾攘，兩人如大江大海深廣的情誼，此番別過幾時才能重敘？猿猴徹夜的哀鳴，愁慘欲絕，催人墮淚。回顧當年相勉勵相期許的壯烈心志，怎不教人心生驚怖？

#### 有懷閩風山人

把酒忽惆悵，君今吳楚間。  
孤雲隨馬首，風雨隔河關。  
人事竟安在？此行殊未還。  
空將百年意，泣向寶刀環。<sup>41</sup>

欲飲醪酒，忽然憶起今日好友正身在江蘇、吳縣、淮安一帶，一陣失落感與悲愁襲上心頭，人生的際遇就像孤獨無依的一片雲，隨著飄泊的方向聚散，風風雨雨都隔絕在江河關山之外。人間萬事變化無常，誰又能夠逆料？此趟遠行特別長久，至今尚未回返。人生在世是何等短暫，長久以來懷藏在內心深處的情意，只能向寶刀泣訴，訴說的是延陵季札在徐陵冢樹繫上寶劍的生死不渝。

#### 和上官偉長蕪城晚眺

平蕪古堞暮蕭條，歸思憑高黯未消。  
京口寒煙鴉外滅，歷陽秋色雁邊遙。  
晴江水落長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

---

<sup>40</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40）。

<sup>41</sup> 同上，（41）。

惆悵此時頻極目，江南江北路迢迢。<sup>42</sup>

此詩乃滄浪 148 首詩歌中唯一的和詩。偉長贈予的詩題是「蕪城」、「晚」、「眺」，滄浪的和詩緊緊扣住，亦以之為題材入詩，其主題則為「歸思」。首聯發句即明點題目，「平蕪」點出「蕪」，「古堞」點出「城」，「暮」點出「晚」，「憑高」點出「眺」，「歸思未消」點出主題。「京口」即江蘇省鎮江縣，「歷陽」即和州，點出相隔兩地。「寒煙鴉外滅」，烏鴉自日暮時寒空昇起的煙靄外隱沒；「秋色雁邊遙」，鴻雁在秋天滄茫的天邊，越飛越遠。以「鴉」與「雁」的飛翔，由視覺的動感，產生聯想。京口與歷陽兩地在空間上是相連結的；而「鴉」與「雁」的意象，則蘊涵著淒寒與離愁。江聲如雨，風聲如潮，由聽覺轉移至視覺的臆測，心情晴暗不定，有風有雨。江畔眺望，南北迢迢，望斷故人遠隔，唯以一江秋水相牽。

滄浪用登高遠眺的行為動作，用秋色寒煙的自然景物，用潮汐江水的自然變化，用邊雁寒鴉的季節性遷徙，寫出傳統中國詩人共同具有之離別經驗及感受，具有視覺與聽覺的意象效果。由三度空間的視覺鋪衍、延展，開拓為四度空間，由無涯際而至綿綿無絕期。

滄浪本詩的情感基調是失落的惆悵，此失落感乃承繼鮑照《蕪城賦》的情韻基調。蕪城即廣陵城，城址在今江蘇省江都縣東北。《文選 鮑照 蕪城賦 注》引王逸《廣陵郡圖經》曰：「邵城吳王濞所築」。《清一統志》云：「廣陵城，自漢魏以迄晉、宋，其名相沿，因竟陵王誕之亂，城邑荒蕪，故曰蕪城。」鮑照《蕪城賦》之鋪陳，波瀾起伏，由「當昔全盛之時」的堞高袤廣、才力雄富、歌吹沸天的盛況；沿歷史而推衍，述及「瓜剖豆分」以後，池夷隅頽、叢莽無際、唯見黃埃的荒蕪；在凝思寂聽之中，心已傷摧之際，寫出千古吞恨的《蕪城賦》。滄浪登臨蕭條之古堞，思及天道之無常，人事又何論焉？於是惆悵之感頓生，黯然之情未能消釋，乃有此和詩之作。

(四) 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滄浪贈詩有：逢戴式之往南方、送戴式之歸天台歌、天末遇周子俊自行在還言石屏消息 三首。

《宋詩紀事》云：「戴復古，復古字式之，號石屏。嘗登陸放翁之門，以詩鳴江湖間，有石屏集。」式之，天台人，居南塘石屏山，因自號。孝宗乾道三年（西元 1167 年）生，理宗淳祐三年（西元 1243 年）卒，年七十七。《江湖小集》載：

<sup>42</sup> 同上，（74）。

負尚奇氣，慷慨不羈，少孤，痛父東子遺言，收拾殘稿，遂篤志於詩。從雲巢林景思、竹溪徐淵子講明句法，復登放翁之門，而詩益進。南遊甌閩，北窺吳越，逾梅嶺，窮桂林，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峰，然後放於淮泗，歸老委羽之下。遊歷既廣，聞見益多，為學益高深而奧密，以詩鳴江湖間五十年。<sup>43</sup>

式之讀萬卷書，學養高深奧密；行萬里路，世事洞明鍊達。著作甚富，《江湖小集》選錄其詩 130 首。

姚雪篷跋：「式之詩天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晚唐諸子當讓一面。」<sup>44</sup>  
方萬里跋：「石屏詩清健輕快，自成一家。」<sup>45</sup>

式之於詩，鍛鍊琢磨鑄鏤極為用心，自云：「詩不可計遲速，每得一句，或經年而成篇。」<sup>46</sup>瞿佑《歸田詩話》對於式之實歷其境、實睹其景，以求字句之精妙、對仗之工整及詩意之相稱，記曰：

戴式之嘗見夕陽映山，峰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為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sup>47</sup>

戴式之與滄浪為知交，後代人對於滄浪的了解，有部份來自式之 祝二嚴 詩：

僕本山野人，漁樵共居處。  
小年學父詩，用心亦良苦。  
搜索空虛腹，綴輯艱辛語。  
糊口走四方，白頭無伴侶。  
前年得嚴粲，今年得嚴羽。  
我自得二嚴，牛鐸諧鐘呂。  
粲也苦吟射，束之以簪組。  
遍參百家體，終乃師杜甫。

<sup>43</sup> 《江湖小集》卷 273。

<sup>44</sup> 《宋詩紀事》卷 63 引語。

<sup>45</sup> 同上。

<sup>46</sup> 清 吳之振、呂留良輯《宋詩鈔 石屏詩鈔》，上海：三聯書店。

<sup>47</sup> 同上。



羽也天資高，不肯事科舉。  
 風雅與騷些，歷歷在肺腑。  
 持論傷太高，與世或齟齬。  
 長歌激古風，自立一門戶。  
 二嚴我所敬，二嚴與我與。  
 我老歸故山，殘年能幾許？  
 平生五百篇，無人為之主。  
 零落天地間，未必是塵土。  
 再拜祝二嚴，為我收拾取。

34 句 170 言的長詩。首 8 句自述自己非官宦子弟，自小從父學詩，綴字輯句，用心良苦。再以行走四方作為後續遭逢二嚴的鋪墊。合筆寫二嚴，自與二嚴交往，詩作技巧音律之境界得以提昇。由「不整治的、特郎當」<sup>48</sup>響的「樵歌俗韻，牛鐸凡音」，提昇到音律和諧，合乎規矩。式之之謙虛與二嚴詩名之遠播，讀者藉由「牛鐸」與「鐘呂」的物象，得到具體的認知。

以兩聯 4 句分筆先論嚴粲，口中吟詩不絕，以求詩藝之精進，各家詩體都熟參之後，以杜甫為師。

再以四聯 8 句分筆論滄浪，天資高，不肯參加科舉。在詩歌方面，各家詩篇了然於胸，尤其熟參《詩經》與《楚辭》；在詩論方面，立論失之太高，與世人的意見不相合；在創作方面，對於各種體裁都發奮創作，自成一派。

最後合筆總說，把自己的詩歌創作五百篇，託付二嚴作主整理與刊刻，否則詩作將散佚淪為飛揚的塵土，終於亡佚。

滄浪也有詩與式之相賡和：

逢戴式之往南方  
 此老相逢日，中原正用兵。  
 黃塵空北望，白首更南征。  
 今古悲秋意，江湖惜別情。  
 幾時群盜滅？匹馬會神京。<sup>49</sup>

首聯點出相逢時的局勢狀況，中原在戰亂。引出頷聯出句，北望中原，戰塵瀰漫，戰

<sup>48</sup> 宋 王灼撰《碧雞漫志》：「雨淋鈴 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作何語？曰：『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語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

<sup>49</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54）。

爭屢起，教人厭倦。落句用雙關，明說白髮老人尚須南征北伐，暗指江湖詩人南北遊謁而不遇，有如征夫南征北伐不斷。

漢 王充《論衡 逢遇》：

「昔周人有數仕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途者，人或問之，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

古往今來，年老失時的不遇之士，江湖漂泊的征途上，偶然相逢，征塵滿面，雙鬢如霜的士人庶族，油然興起相惜之情與相憐之意。尾聯作期望反詰，加強企盼的張力，淡化異鄉相逢，兩人皆未遇的失意悲情與無奈。詩作內容性質為酬贈，主題意識則是厭戰。

天末周子俊自行在還言石屏消息

不見石屏老，相逢問客船。

長沙聞近別，行在定虛傳。

兵革來書斷，江湖望眼穿。

他時同話此，把臂喜應顛。<sup>50</sup>

清乾隆《四庫全書》《滄浪集》本詩詩題無「天末」二字；日本汲古書院刊刻，長澤規矩也編次之《漢詩集成》《嚴滄浪先生詩集》有此二字作「天末」；本文所根據之元陳士元編次《滄浪嚴先生吟卷》亦有此二字作「天末」。本文擬根據《吟卷》作「天末」，理由如下：

1. 從詩作主題內容而言：

本詩主題內容為作客他鄉的滄浪，向剛從長沙來的周子俊訊問仍在江湖漂泊的至友式之的行止。從「問客船」、「聞」、「行在」、「傳」可知。「行在」，亦稱「行在所」，漢時，意指天子巡幸所在之地，蔡邕《獨斷》云：「天子以四海為家，故曰所居為行在所。」宋以後，凡所至之地，皆可稱為「行在所」：《通鑑綱目集覽》載：「辛劭曰：『乘輿所至處，曰行在所。』」

「天末」，猶天涯、天際，形容遙遠。自從西漢賈誼被貶謫至長沙之後，中國詩人之傳統乃視長沙為遙遠的疆域之邊，南宋詩人亦把長沙看作遙遠的邊界，故云：天末。滄浪與石屏兩人皆浪跡江湖，流浪天涯，相隔遙遠，消息傳遞不易，又在南宋戰事紛冗的時期，生民性命沒有保障，即使是不確定的傳聞，也假設並且相信故人仍然健在而喜出望外。滄

<sup>50</sup> 同上，（58）。

浪望眼欲穿的期盼，等到的只是周子俊的口頭傳述，而不是石屏的親筆書函。其失望悵惘可想而知，詩中卻隻字未提，以理學修養的內斂自制和禪學修行的豁然達觀，轉化失望為希望，將把臂言歡欣喜欲狂的懸想，寄望於「他時」來日，屆時，兩人可以將「此」事作為閒聊的話題。

最後，以自我寬慰排解：目前失落的惆悵、寂寞，殷切的思念、盼望，以及對於未來前途遭逢的不確定性之焦慮不安，將在與至友把臂言歡的那一剎那間，化為子虛烏有。

職是，從主題內容而言，本詩有「天末」之意。

### 2. 從詩作性質而言：

本詩性質為懷念友人的抒情詩，為酬贈之作。英漢文學家韋理（Arthur Waley）認為：西方詩人以情人面目出現於其作品中，故多抒寫愛情之詩歌。中國傳統詩人往往以朋友姿態出現於作品中，故中國的詩歌多不把友情當作抽象的概念來歌詠，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寓託於具體的事件裡，委婉地訴說、表白，此其一也。

詩歌的唱和酬贈，在中國文人的社交生活中，為不可或缺的一環。擦肩而過的人，可以成為常有交往的朋友，尋常朋友可以成為知心的至友，了解自己的生活狀況，了解自己的情趣，欣賞自己的才能，認同自己的抱負，中國文人重視朋友，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深致情懷。太平歲月，朋友離別已有人生聚散無常的體會，有臨別淒哀與別後孤寂的哀傷；戰亂年歲，至友相別，則有世事禍福難測，來日重會困難的隱憂。以詩歌嘆生離之悲，自《楚辭》以來，就為文人所強調而成為非特質的普遍性存在。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sup>51</sup>江淹《別賦》：「黯黯魂銷者，惟別而已矣。」<sup>52</sup>職是，浪跡「天末」的滄浪，以詩歌傳遞對於浪跡「天末」的石屏之思念，於情於實，都是可以成立的。此其二也。

### 3. 從滄浪詩論觀點而言<sup>53</sup>

#### 滄浪 詩辯（七）：

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讀熟。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滄浪對於詩歌之研讀，以《楚辭》為本，再依詩歌史，由遠而近，漢古詩、樂府及於

<sup>51</sup> 朱熹《楚辭集注》，台北：文津出版，民76.10，頁40。

<sup>52</sup>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藝文印書館，民56.10 五版，頁242。

<sup>53</sup> 根據張健《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滄浪詩話》成書問題考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第4期，頁70～85。張氏認為《滄浪詩話》非嚴羽所編，故本文此處作「滄浪詩論觀點」，不作「嚴羽所編詩話」。

漢魏五言，尤其對於盛唐李白、杜甫二詩家之詩集，須「枕藉觀之」，博取、醞釀、悟入。由此可知滄浪對於李、杜二詩集，如治經一般地熟讀、領悟，對於李、杜詩知之甚詳，下筆入詩，極可能受其影響。杜甫有 天末懷李白 ，詩題及詩文皆有「天末」一詞。杜甫寫作此詩時客思居秦州(今甘肅天水)，當時李白坐永王璘事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一帶)，途中遇赦還至湖南，湖南湘陰縣東北的汨羅江乃屈原自沉之處。秦州、夜郎、湖南皆是遙遠的邊城，故以「天末」入詩。

杜甫 天末懷李白詩：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晉陸士衡擬古詩，詩文亦有「天末」一語，此處「天末」亦指遙遠之地。

陸士衡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  
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  
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  
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  
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  
驚飆褰反信，歸雲難寄音。  
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  
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  
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陸士衡及杜工部兩詩，主題皆為懷念友人，內容皆透露友朋之間，相隔遙遠。陸機詩對於再見面，存著負面的想法 流浪於天涯海角的遊子，歸來的日期，不可探求。滄浪 天末 一詩主題有相通之處。

滄浪 天末 一詩的感情基調則是由負面的離別傷亂移轉為正面的重晤喜顛之臆想。

基於以上，從詩作的內容主題、詩作性質以及詩論觀點三方面的探討，本詩題以 天末遇周子俊自行在還言行屏消息 為宜。

送戴式之歸天台歌

吾聞天台華頂連石橋，石橋巉絕橫煙霄。  
 下有滄溟萬折之洪濤，上有赤城千丈之霞標。  
 峰懸磴斷杳莫測。  
 中有石屏古仙客：  
 吟窺混沌愁天公，醉飲扶桑泣龍伯。  
 適來何事遊人間？飄飄八極尋名山。  
 三花樹下一相見，笑我蕭颯風沙顏。  
 手持玉杯酌我酒，付我新詩五百首。  
 共結天邊汗漫遊，重論方外雲霞友。  
 海內詩名今數誰，群賢翕沓爭相推。  
 胸襟浩蕩氣蕭爽，豁如洞庭笠澤月。  
 寒空萬里雲開時，人生聚散何超忽。  
 愁折瑤華贈君別，君騎白鹿歸仙山。  
 我亦扁舟向吳越。  
 明日憑高一望君，江花滿眼愁氛氳。  
 天長地闊不可見，空有相思寄海雲。<sup>54</sup>

29 句，209 言的歌行體。句式長短不一，由七言及九言之句式間雜而歌。幾乎每句押韻，每 4 句一換韻；韻腳多次轉換：

1. 橋、霄、濤、標
2. 測、客、伯
3. 間、山、顏
4. 酒、首、月、忽、越、友
5. 誰、推
6. 月、忽、越
7. 君、氳、雲

韻腳轉換即是聲情轉換，也是段落的轉換，每一段落的段意雖皆不同，但皆為主題的一個分題，多個分題建構成對於戴式之的瀟灑丰神及其家鄉天台的歌詠。

用形象的語言，造成讀者對於天台有形勢險阨高拔的先存印象，下臨不測之淵，上接千丈之城，飛仙難渡的懸壁斷崖，石屏居於此。

以首句第一、二言「吾聞」，告訴讀者，所述景象全皆來自傳聞，滄浪自己並未親自登臨，有此前提，下文即可馳騁想像，作奇崛峻險、駭人心目的描繪，如同李白，未親自攀登蜀道，卻可以作雄奇高崛、驚心動魄的描述，成為流傳千古的瑟調曲 蜀道難。

<sup>54</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三（123）。

首段明點題目，次段承上順接。言石屏之生活瀟脫、自在，離開仙境，遊戲人間，與我滄浪相見，取笑我征塵風沙滿面，一見如故，乃人生得意事，人生得意須縱酒。石屏託付給我詩作五百首。「付我新詩五百首」與前述 祝二嚴 詩，式之自述：

平生五百篇，無人為之主。  
零落天地間，未必是塵土。  
再拜祝二嚴，為我收拾取。

正是異文互證之最佳典例。足以證明其交情之深厚。兩人與其他詩友交遊酬唱，談詩論道，互相推崇讚賞。神氣俊爽與胸襟坦蕩的意象，用洞庭水遼闊與笠澤月明朗的自然景象，作簡潔而具體的呈現，氛圍爽颯。

承上轉折。用「超忽」的概念化語言，表達人生聚散無常。用入聲「別」、「越」作為韻腳，運用明 釋真空 玉鑰匙歌訣：「入聲短促急收藏」<sup>55</sup>的聲調特質，表現離別時心情的鬱卒。

承上作結。換韻。用唐《元和韻譜》所引釋神珙 反紐圖譜 所云：「平聲哀而安」的音韻特質，以「上平聲、十二文」的詩韻作結，表現兩人友情平隱幽遠、纏綿無盡的感情基調。

全詩結合了夸飾的筆調：「橫煙霄」、「滄溟萬折」、「赤城千丈」、「飄飄八極」；採納傳說：「泣龍伯」；運道家語彙：「三花」、「方外」、「雲霞友」、「瑤華」、「騎白鹿」、「歸仙山」；鋪寫與式之在「有生之年，未死之日，猶有再會之期」的三花樹下相識，飲酒，賦詩，論道談仙，相互笑謔，連袂作與杜甫相同的無檢束、放浪不羈的「汗漫遊」。如今，式之吾友欲歸故鄉天台，滄浪我仍繼續作吳越的漫遊，天長地久的相思，唯有寄託于海雲深處。

內容繽紛富麗，兼具遊仙詩的奇詭幻想與離別詩的款款深情，筆調之奔放疏狂，在滄浪詩作中，並不多見。其感情基調，是送友人的離愁與別後的相思。

其中頗多絃外之音，言外之意：例如，「三花樹」，意指「三花」，乃道家修養之法：琅琊代醉編 三花：「三花聚頂，五氣朝元，道家修養之法也。三花落則死矣，三花未落，乘興來過，言有生之年，未死之日，猶有再會之期也。」以「三花」作伏筆，隱喻今日之相見已種下日後離別的定數，在聚散無常的宿命中，唯有以期待能再相會，互相寬慰。能自慰慰人，自解解人，是滄浪以「離愁」作為主題意識詩作的特色，乃滄浪溫柔敦厚個性之使然。滄浪個性有傲岸不肯折腰事科舉、諂諛攀權貴的一面，而對待朋儕賞愛多情的

<sup>55</sup> 現代學者林尹從聲韻學角度對入聲解釋云：「入聲者，介于陰陽之間，本音出於陽聲，應收鼻音，但入聲音至短促，不待收鼻其音已畢，頗有類於陰聲，然細察之，雖無收音，實有收勢。」參見林尹《中國聲韻學通論》，台北：世界書局，民 57.10 五版，頁 67。

一面，亦當凝思，不容忽略。

### (五) 杜耒，字子野，號小山。滄浪有詩贈之： 秋曰廬陵送杜子野還攝鍾陵糾掾

《宋詩紀事》：「杜耒。耒，字子野，號小山，盱江人。」<sup>56</sup>《宋詩紀事》記載簡略，除字號籍貫外，其餘未記載。其引《鶴林玉露》語則較為詳盡。

嘉熙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士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許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太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幙客杜子野，詩人也，亦死焉。

許國在理宗寶慶元年乙酉（西元 1225 年）二月，以淮東制置使受任，鎮壓楚州紅袄教首領李全部下之叛亂，許國被逼殺，顙部中箭流血而走。前已述及。理宗嘉熙年間（西元 1237 年至 1240 年間），李全在山東聚嘯。許國以太府卿受任，前往鎮壓。許國至山東，傲慢自大，激怒全軍，被囚殺。當時杜子野為幕客，亦被殺而死。

杜子野可能是行謁江湖的詩人，曾與永嘉四靈之一趙紫芝交遊，宿於雙嶺，有詩作記此事：

同紫芝宿雙嶺  
本作翠巖游，反成雙嶺留。  
雲深山易晚，雨過寺如秋。  
野水連青竹，殘僧半白頭。  
上方成共宿，劇語到元幽。<sup>57</sup>

從詩中的「殘僧」、「寺」推斷，子野亦習禪，與僧人談玄論道。南宋禪宗「參話頭」風氣流行，詩人子野也有形式如「參話頭」而以「寒夜客來茶當酒」作為「話頭」之詩作，《宋詩紀事》選錄之：

寒夜  
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  
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sup>58</sup>

<sup>56</sup> 王雲五主編，厲鶚、馬曰瑄輯《宋詩紀事》卷 6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57.6 台一版，頁 1671-1672。

<sup>57</sup> 《宋詩紀事》卷 65 引《前賢小集拾遺》。

子野是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sup>59</sup>，滄浪漫游，在廬陵（今江西吉安縣）送別杜子野，子野將往鍾陵，擔任糾官的掾屬，屬於各府知事參事、錄事的官職<sup>60</sup>。

秋日廬陵送杜子野還攝鍾陵糾掾  
暫見還分手，誰能不黯然？  
去帆蘆葉浦，別酒菊花天。  
他日思良會，空囊檢贈篇。  
鍾陵有雁過，莫忘尺書傳。<sup>61</sup>

內容性質是傳統的送別詩，「蘆葉」、「菊花」緊扣題目「秋日」，言送別的季節；送別之地為「廬陵」，子野前往的目的地為「鍾陵」，行前的餞別宴喝了離「別酒」，為才相聚又要分散而黯然，最後，叮嚀子野莫忘傳書通問平安消息。戰亂時代，安危難料，依依之情，關切之意充溢。一本滄浪送別酬贈的詩風，總是在失望之中絕不放棄希望的樂觀態度，自我提振的同時，也提振友人，從未置友人於不顧；照顧自己的心情，同時也照顧友人的情緒，以「他日良會」安慰友人，以一同誦閱彼此在此段離別期間所作詩篇，互相期勉。

滄浪對於朋友之情多，故殷殷關切之意亦多。

#### （六）嚴仁，字次山，號樵溪。滄浪有贈詩： 送嚴次山

《宋詩紀事》：「嚴仁。仁字次山，號樵溪，邵武人。有欵乃集。」<sup>62</sup>《邵武府志》「嚴粲」按語謂：嚴仁、嚴參、嚴羽，世號「三嚴」。《宋詩紀事》「嚴參」一則云：「參，字少魯，自號三休居士。與丹丘、次山齊名，世號三嚴。」

從《宋詩紀事》選錄的詩作，得知次山亦曾作客他鄉：

平遠樓  
湘中病客思歸日，城上高樓獨倚時。  
半樹夕陽鴉集早，一江秋色雁來遲。<sup>63</sup>

---

<sup>58</sup> 同上。

<sup>59</sup> 見《讀史方輿紀要 江西 建昌府 南府縣》注。

<sup>60</sup> 黃本驥《歷代職官表》卷5，台北：樂天出版社，民62.4初版，頁272。

<sup>61</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68）。

<sup>62</sup> 《宋詩紀事》卷63。

<sup>63</sup> 同上，引《詩家鼎鑪》。



滄浪有送別詩，從詩中得知次山經年累月地客棲他鄉，與邵武嚴氏族人聚少離多。

送嚴次山  
 四年棲嶺表，三歲客海東。  
 人生貴安適，奔走成何功？  
 去年喜歸來，山花春蒙茸。  
 弟姪各奉觴，一笑生華風。  
 南山多紫芝，北山多白薇。  
 雲空汗漫臺，月午生涼輝。  
 俯仰僅一歲，脂車復征西。  
 豈以丈夫志？萬里猶庭闈。  
 豈以名山川？待公親品題。  
 故園松桂林，一一含貞姿。  
 何時賦歸來？毋令久凝思！<sup>64</sup>

雖然是五言古體詩，但是首聯的起句與落句，即以對仗工整的形式出現，破空而來，聲勢不凡。以「四年」、「三歲」的虛數，對照「去年」、「一歲」的實數，亟言次山離鄉之日多，與族人相聚之時少。弟姪相聚，笑聲滿堂，和樂歡暢，春花為之怒放，內集族人的氣韻為之生動，神采為之飛揚。返鄉居止的這一年，每日遊山玩水，直到午夜。大丈夫志在萬里，視四海為庭闈；四海之內的名山大川，有待次山之登臨品題。不管外鄉如何地變化萬千，故鄉庭園的松樹永遠蒼翠，桂花永遠飄香；故鄉的族人，也永遠為你的歸來而欣喜。要時常回來，毋令人把思念都凝聚著、思念著驚鴻一瞥的你。

親密的血緣關係，無隔的親族情感，淡化了長相別的哀傷，沒有臨別的淒哀，沒有相見無期、重會困難的疑懼，別後沒有孤寂，只有「凝思」。

滄浪展現送別詩的另一種風貌，另一個境界。送別詩可以只言思念，不說哀傷，可以不訴說自己的孤單寂寞，而且放下自己的孤單寂寞，只為漂泊他鄉的遊子設想、存問、保證，家鄉的草木、家鄉的族人，永遠忠貞不變，迎接倦遊歸來的遊子，讓遊子有著根之處，有避風港停靠的感覺與信念，篤定、安心。

滄浪熟參中國傳統詩歌，遵循傳統詩歌主題的內容性質，但不被傳統詩歌所拘限。滄浪對於以傷離為主題意識的傳統送別詩，在情感意義上有所提昇。滄浪具有勇於創新的精神，在傳統送別詩主題意識的開發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正面意義。

<sup>64</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90）。

(七) 馮取洽，字熙之，號雙溪翁。滄浪有贈詩： 相逢行贈馮熙之、惜別行贈馮熙之東歸

《宋詩紀事》：「馮取洽。取洽字熙之，號雙溪翁，延平人。」<sup>65</sup>

《宋詩紀事》對熙之記載只言其字號籍貫而已。錄其詩作二首，皆引自《詩人玉屑》。其中一首尤被稱道：

自題交遊風月樓

平揖雙峰俯霽虹，近窺喬木欲相雄。  
一溪流水一溪月，八面疏櫺八面風。  
取用自然無盡藏，高寒如在太虛空。  
落成恰值三秋半，為我吹開白兔宮。

宋 魏慶元《詩人玉屑》云：「一溪流水一聯，詩林皆以為秀傑之句。」詩林之所以皆以為秀傑之句者，乃以類詞和數目字入詩，巧妙而合乎詩歌情調。類詞為「一溪」和「八面」；數目字為「一」與「八」；巧妙處為「一溪水」與「一溪月」之空靈、自然以及「八面櫺」與「八面風」之疏放、虛空。

熙之此詩，乃以數目字運用巧妙而為詩林所稱道之名詩之一。

李白亦有以巧妙運用數目字之名詩：

上三峽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  
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  
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  
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sup>66</sup>

數目字「三」用了4次，類詞「三朝」、「三暮」各用兩次，讀者感覺到時間的流逝太快，而人生卻無進境，一事無成的焦慮與無奈。

宣城見杜鵑花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

<sup>65</sup> 《宋詩紀事》卷63

<sup>66</sup> 清·沈德潛《中國歷代詩歌別裁集》《唐詩別裁集》卷二，山東文藝出版社，1995，頁184。

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數目字「一」與「三」各用三次，而且句法由「上四下三」，改變為「二二一二」，句法改變，節奏亦改變，巧妙傳達思鄉之人柔腸寸斷。

熙之之詩，有異曲同工之妙。

滄浪與其初次相逢，即以 相逢行 贈之。滄浪用樂府清調曲名，但不採用五言一句的古辭。古樂府 相逢行 首句為「相逢狹路間」，劉宋 孔欣、梁 昭明太子有擬作，即以「相逢行」名篇。

古樂府 相逢行 內容為詠歎在朝廷為侍郎的「君」，盛讚其廳堂之富麗堂皇與家中諸婦女嫵慧多才藝。滄浪 相逢行 只承襲其詠歎之精神，既不模仿其五言一句之形式，亦不以「相逢狹路間」為起句。只用其「相逢」之詞面意義，與古樂府 相逢行 之牽涉不多。

#### 相逢行贈馮熙之

馮夫子，  
 神仙中人乃如此！  
 幾載長懷玉樹枝，何來曾見蛟龍字。  
 志合神凝盃酒間，誰知豁盡平生事。  
 與君高會日，  
 揮金擊劍談玄復弄琴。  
 看君自是青雲器，何事常懸滄海心。  
 我今與君真莫逆，世上悠悠誰復識？  
 百年飄忽或須臾，萬里青雲一飛翼。  
 且將耕釣任吾身，君亦床頭有周易。  
 馮夫子，  
 我欲勸君飲，君當為我歌。  
 眼前萬事莫可理，紛紛黃葉掃更多。  
 長風吹天送落日，秋江日夜揚洪波。  
 只今留君不盡醉，別後相思知奈何？<sup>67</sup>

全詩 25 句、167 言，句式有長有短，短者三言，長者九言，其長短隨意賦之。緣情換韻，韻腳：「字」、「事」、「器」、「識」、「易」屬去聲、四寘韻；「歌」、「多」、「波」、「何」屬下平聲、五歌韻，凡換韻三次。其命題乃隨事而名，與熙之相逢，故以

<sup>67</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三（130）

「相逢」名篇。其內容扣緊題目發揮，歌詠熙之之丰儀如臨風之玉樹，其書法之騰躍如蛟龍，相逢喜樂，縱酒狂歌，高談闊論，高會之日即傾心賞愛，成為可以談心的莫逆知己。兩人皆有志一同，願以耕釣讀書度過「飄忽」、「須臾」的一生，世俗萬事如黃葉，掃不完，理不清，莫理會，唯有乘長風，送落日，日夜泛舟揚波。我與君同醉不欲醒，以免醒來，覺識到離別的苦味，相思如何解？

滄浪此舊題樂府：

- 1.在內容上：歌詠人、事、物的範圍之內，遵守傳統 相逢行 的寫作目的。
- 2.在內涵情境上：吟詠的情懷為時光流逝，人生飄忽、短暫，須臾即逝的生命焦慮以及心存青雲之志，身負高超之才，卻常懸繫著遨遊四海之心念。

不問世事，悠遊於八方荒遠之地，浮遊於滄海沆瀣之間。才能超邁，卻退居江海，懷才不遇的悲哀，為楚辭以來，漢、魏、晉即有的主題。

滄浪卻在生命之焦慮與不遇之悲憤中，擊劍弄琴、醉飲高歌，宣言：「萬事莫理」、「耕釣任身」，卻又拋不掉、割不捨身負「青雲器」，可以出為世用的認知，亂世不遇之士內心的矛盾與衝突，唯有藉一醉才能解此萬古士人共有之愁。

- 3.在情韻氣勢上：用巨大的數目字，如「百年」、「萬里」、「萬事」，用氣象浩大壯闊的語言，如「青雲」、「滄海」、「長風」、「落日」、「洪波」表現豪邁、樂觀、狂放、激奮以及深悲，氣勢豪邁，情韻悲壯。用「百年」與「須臾」作時間上的對比；用「萬里」與「一飛」作空間上的對比；用「青雲」與「滄海」作空間上廣闊無際的類比；用「飄忽」與「須臾」作時間上短暫的類比。空間與時間，對比與類比，雜糅相間，造成跌宕起伏，奔騰洶湧的氣勢。

滄浪 相逢行 在樂府舊頭上，或內容性質，或內涵情境，或情韻氣勢，皆有所開發。詩中大聲呼喚朋友姓名，且以呼喚作為全詩之起句，再以呼喚作為結尾，兩度呼喚，在中國傳統詩歌之中，殊不多見。并用第一人稱的「我」，呼告第二人稱的「君」，五度呼告「君」，四度自稱「我」，更是罕見。唐 李白 將進酒 四度呼告「君」，一度自稱「我」，且大聲呼喚道友岑勳、元丹丘的姓名曰：「岑夫子」、「丹丘生」，則是前所未有。滄浪 相逢行 ，跌宕、疏狂、恣意，兼而有之。

滄浪贈酬熙之，另有一首 惜別行贈馮熙之東歸 ，未見於元 陳士元編次《滄浪嚴先生吟卷》。唯見其書卷之三、頁八及頁九兩頁空白，未見本詩。清 乾隆《四庫全書》《滄浪集》，未見本詩，唯見詩文不完整的 劍歌行贈吳會卿 ，以下續接 放歌行 。明 潘是仁校輯《嚴滄浪詩集》未選錄。目前所見到者，唯長澤規短也編、汲古書院出版、昭和 51 年（西元 1976 年）3 月發行的《漢詩集成》《宋詩》第六輯自頁 311 至頁 331 為《嚴滄浪先生詩集》，其中有 惜別行贈馮熙之東歸 一詩。本文擬據此，列為滄浪贈送熙之詩之一。

## 惜別行贈馮熙之東歸

男兒一片萬古心，滿世寥落無知音。  
 今朝見君握君手，大笑浩蕩開煩襟。  
 攜樽下馬清溪側，脫略寒溫忘主客。  
 何處閒雲海上來，為我山邊起秋色。  
 自顧沈連類蜀莊，愛君才術過馮唐。  
 座中然諾兩相許，一飲不覺連百觴。  
 下悲世事及危亂，上話古昔窮興亡。  
 高歌未斷唾壺缺，起視落日神飛揚。  
 挽君不留惜君去，恨不移家近君住。  
 人生行止皆由天，我輩豈得長相聚。  
 風塵頃洞一回首，歲月易失紅顏暮。  
 離心一夜誰得知？萬里驚濤浩東注。<sup>68</sup>

「惜別」言不忍分別，「行」樂府詩體之一，前已述及。惜別行 非樂府舊頭，乃滄浪衍其事而歌之之作。熙之東歸，滄浪以詩贈別。以訴離別之哀愁為主題，感情基調則是沈鬱悲憤。情感結構則是大起大落，縱橫擺盪。前四句由無知音之寥落，而遇知己的把臂握手開懷大笑，情緒由極低沈陡然高昂，是一翻之波瀾。

溪畔飲酒，不受拘束，不拘之客，任性寒暄而已，超然脫俗與世無爭，自顧自地沈迷於漢時蜀郡莊君平的深沈玄默當中，賞愛熙之如漢代馮唐說服文帝赦免魏尚並拜為車騎都尉的才術，兩人互相勉勵、互相期許，連杯暢飲，快意議論，古今英雄事蹟，朝代替換，感慨當今的危亂，談論到激昂慷慨處，縱聲擊節高歌，高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若是晉代王處仲再世，也會把唾壺擊缺。凝視著夕陽冉冉西落，心神歡暢，神采飛揚。以上十二句，由適性任真的不拘形跡，互相推許，暢談酣飲，悲慨高歌。放逸恣縱到最高處，最熱鬧、喧騰處，陡然一落，眾聲俱寂，凝視落日。情緒由平和、激昂而空寂，又是一翻之波瀾。

熙之東歸，滄浪覺得不捨，恨不得能搬家與其比鄰而居，長相聚首，但是人一生的行蹤聚散都是由上天命定。今日別過，各奔前程，人間世的風塵瀾漫，無涯無際，今日渥然含丹的容顏，在飛逝的歲月裡，將變得憔悴蒼老。滄浪將離別依依之情，比喻為浩浩向東流注的萬里驚濤！末後八句，由不捨而認命，慨歎世事難料，光陰易逝。最後，所有的悲憤、哀傷、怨悱、感歎，全都收拾起來，全神專注於溫馨友誼的覺識與感受。

滄浪對於詩歌，主張「不使事，不用典」，其詩歌創作，亦少用典故，即使用典，亦

<sup>68</sup> 長澤規矩也編《漢詩集成》《宋詩》第六輯《嚴滄浪先生詩集》，汲古書院出版，昭和 51.3（西元 1976）發行，頁 316。

技巧地奪其胎、換其骨，得其自然融合無間，用之無形跡可求，讓讀者得其意而忘其筌蹄。有時引申意之外，另有引申之意；言語之外，另有言語。讀者可以誦讀詞面意義的指涉，也可以依個人內在經驗的累積，隨個人生命意義的認同，以及性命本質的體悟，對於滄浪的詩歌創作，作不同質性與不同層次的解讀。

(八) 吳陵，字景仙。滄浪有贈詩： 歲暮得表叔吳景仙書因寄  
有書信 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欽定四庫全書》《滄浪集》附錄 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按語云：「按他本滄浪答吳保養手書，吳陵，字景先，表叔行，有詩名。」<sup>69</sup>

滄浪與景先有書信往返，對於詩歌理論，頗多論辨。滄浪得其書信，有詩相贈：

歲暮得表叔吳景仙書因寄  
遊吳還適越，慷慨莫徒然。  
烽火關河隔，兵戈宇宙連。  
書來山雪外，人在海雲邊。  
借問遼東鶴，歸來定幾年？<sup>70</sup>

滄浪於詩中，得知景仙之行蹤在吳、越一帶，人在雲海之外，被連天的烽火與綿延的兵戈阻隔，書信得之不易。漢代遼東人丁令威，遠至靈虛山修習仙術，得道之後，羽化成丹頂白鶴飛歸故鄉遼東。借問，在外地遊謁修行的表叔景仙，預定幾年可以獲得成果，歸返故鄉？

(九) 周月船。滄浪有贈詩： 臨川送周月船入京 、 三衢邂逅  
周月船論心數日臨分賦此二首

臨川送周月船入京  
別時把酒已魂消，別後音書更闕寥。  
一片離心寄春水，隨君船入浙江潮。<sup>71</sup>

<sup>69</sup> 《欽定四庫全書》《滄浪集》卷一，頁 28。

<sup>70</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三（143）。

<sup>71</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27）。

此詩點出月船入京的方式、路線，離別的黯然魂消，別後音書隔絕的疑懼，都化作斷人柔腸的餞別酒。相思也將寄託予春水，兩地之相思，寄江水相牽繫。當時，滄浪客居臨川（今江西撫州縣）。

三衢邂逅周月船論心數日臨分賦此二首<sup>72</sup>

同是江湖客，居然歲月多。  
心期看白髮，歸夢付滄波。  
子去見家遠，吾衰奈別何？  
幾時船上月，載酒定相過。

戎馬相逢日，那知復此間。  
客愁詩莫遣，世事酒相關。  
江上孤舟在，天隅兩鬢斑。  
更將憂國淚，滿袖送君還。

滄浪漫遊江湖，在三衢（今浙江衢縣）與月船作短暫的相聚。在異鄉遇到故人，於兵荒馬亂的年代，更可珍惜，何時才能等到太平年歲的來到？一同泛舟、賞月、煮酒暢論天下事？在江湖間流浪，如今雙鬢已斑，除了灑下滿襟的憂國之淚以外，將為之奈何？

憂國憂民是其意識之主題。離別的哀傷與歲月流逝，人已衰老的無奈，是感情的基調。

（十）張季遠。滄浪有贈詩： 送張季遠入京

送張季遠入京

手把一枝菊，贈君千里行。  
山川遙滿目，何處是吳京。  
飲罷北風起，蕭蕭胡雁聲。  
東流儻未盡，見我望君情。<sup>73</sup>

秋天，菊花的季節，也是北風起、雁南歸的時節，季遠將入京，滄浪為其餞行，贈詩送別。你在船上看到東流水無窮無盡，那即是我思念你的心情。

滄浪常以水象徵情，以雁聲作為盼望返鄉的象徵，是中國傳統送別詩歌的承傳。

<sup>72</sup> 同上，（66）、（67）。

<sup>73</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29）。

(十一) 陳聘君、吳樗鄉、賴竹莊。滄浪有贈詩： 江樓夜月懷故  
山友人陳聘君吳樗鄉、 秋夜臨汝館懷友人陳聘君賴竹  
莊

江樓夜月懷故山友人陳聘君吳樗鄉  
昨夜江樓月，思君好斷腸。  
猿聲相應發，山色更青蒼。  
楚塞來書遠，閩關隔夢長。  
今朝看愁髮，為爾半成霜。<sup>74</sup>

本詩為首聯緊扣題目的明起式。起句「夜」、「江樓」、「月」，落句「思」扣住詩題「懷」，「君」扣住詩題「友人」，以下合筆總寫兩友。頷聯「猿聲」承上之「斷腸」，「山色」說明題目之「故山」。頸聯「楚塞」點明兩友的行蹤，由「來書」可以推斷，之前有書信往返而本詩乃滄浪贈答之作；落句「閩關」點明滄浪此時在家鄉邵武。頸聯對仗精工。尾聯「愁髮」「成霜」，寓物寫人，寓人寫情，滄浪的自我意識又浮現。

秋夜臨汝館懷友人陳聘君賴竹莊  
秋色動梧竹，月色滿庭蕪。  
此夕懷良友，天涯各一隅。  
飛飛群過雁，切切未棲烏。  
安得從君去？扁舟駕五湖。<sup>75</sup>

本詩為首聯緊扣題目的明起式。起句「秋色」扣住題目「秋」，「月色」扣住題目「夜」，「庭蕪」暗扣題目「臨汝館」，「梧竹」的「竹」恰巧是「賴竹莊」的「竹」，或許是滄浪有意為之？頷聯「夕」再扣題目「夜」，「懷良友」點明題目「懷友人」。頷聯起句「此夕懷良友」與落句「天涯各一隅」未按照事件進行的時間順序敘述，表現倒裝逆勢的震撼性力道，造成錯綜的美感效果。頸聯「飛飛」的輕揚遠逸，以音聲表現思念之情的迢遙悠

<sup>74</sup> 吳樗鄉：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37）

1 本文所依據之陳士元編《滄浪嚴先生吟卷》作「吳樗鄉」；

2 清乾隆《四庫全書》《滄浪集》作「吳樗卿」；

3 明潘是仁校輯《嚴滄浪詩集》未選錄本詩；

4 昭和年間汲古書院刻本《嚴滄浪先生詩集》作「吳樗鄉」。

按：有關其人之生平事跡，目前尚未找到更多資料作為考證，本文暫作「吳樗鄉」。

<sup>75</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47）。



遠；「切切」，如泣如訴的音聲，表達內心情感的悲切。尾聯另起一意作結，詞意與上聯的「過雁」、「棲鳥」似乎無涉，實則內在意識覺知的脈絡相通，蓋「雁」遠揚，「鳥」悲切，乃言「友人」遠揚，滄浪我悲切。職是，尾聯表白：滄浪我願駕扁舟、從君去！

尾聯以動作作結，頸聯雁鳥切切悲泣的眼前場景，就是專屬於滄浪個人的生命遭遇，長久以來沈積在心靈深處的濃愁，教人早生華髮，鬢髮成霜。滄浪的自我意識又隱約浮現。

## （十二）張奕。滄浪有贈詩：張奕見訪逆旅

### 張奕見訪逆旅

歲晚傷為旅，君來適慰情。  
郊扉寒少色，江渚夜多聲。  
報國憐他日，為儒愧此生。  
那言離合際，更觸壯心驚。<sup>76</sup>

滄浪在羈旅途中，恰逢歲暮。每逢佳節倍思親，歲暮應該返鄉迎新春的遊子，正為此而悲，適張奕來訪，滄浪以詩相贈。從詩意推斷，張奕亦是儒者，空有報國的雄心壯志，卻尚未有所遇合的儒生。孤單寂寞的感情基調，用「夜多聲」襯托內心寂寞，寂寞時，江聲水聲聲聲入耳，倍感寂寞；用「寒少色」借喻獨在異鄉作客內心的黯淡，孤單淒涼，觸目所及，歲寒郊野林木的凋零蕭瑟，盡入眼底，更覺孤單。詩作的性質是酬贈，主題則是離愁。

## （十三）鄭遐。滄浪有贈詩：臨川逢鄭遐之雲夢

### 臨川逢鄭遐之雲夢

天涯十載無窮恨，老淚燈前語罷垂。  
明發又為千里別，相思應盡一生期。  
洞庭波浪帆開晚，雲夢蒹葭鳥去遲。  
世亂音書到何日？關河一望不勝悲。<sup>77</sup>

滄浪漫遊臨川（今江西省撫州縣）；遇到將往雲夢（在洞庭湖南<sup>78</sup>）的鄭遐。滄浪此

<sup>76</sup> 同上，（49）。

<sup>77</sup> 同上，（69）。

<sup>78</sup> 雲夢：1 古藪潭名，在湖北安陸縣西，2 縣名，在今湖北省孝感縣西北，3 在洞庭湖南。

處用「老淚」二字，似乎已老大。流浪江湖南北奔波，一事無成，任由光陰蹉跎，是一恨。才相聚又分散，相聚之時有限，相思之期無窮，又是一恨。頸聯從起聯、頷聯遺憾悲恨的低沈鬱悶跳脫出來，另闢新意，轉而寫景，懸想鄭遐之雲夢的去途景象。值此深秋時節，洞庭浪高風急，行船危險，鄭遐你此去務必留意，在這局勢混亂的時代，江湖風險多多。用波浪的景象，象徵危險的意象。雲夢沼澤的蒹葭必然已被秋霜摧剝而蕭瑟殘敗，棲止的鳥也留滯不前遲遲飛去。用蒹葭的物象，象徵秋氣的摧剝與秋景的殘敗，表達肅殺的意象。尾聯，承襲中國送別詩的傳統，問音書，致別情。

滄浪身在臨川，想像洞庭與雲夢的實景，象徵情感的牽繫，表達濃郁的關切之情，是本詩的情韻，亦是本詩的主題。

#### (十四) 賴成之。滄浪有贈詩： 賴成之還自江西感舊有贈 、 再送賴成之出都

##### 賴成之還自江西感舊有贈

十年心事兩蹉跎，南北東西別恨多。  
今日樽前重把手，相看爭奈白頭何？<sup>79</sup>

滄浪把握住瞬間的感慨，十年離別，外鄉漂泊，所為何事？不必言說，已然心知，樽前執手相看，各已白頭。

生命中的黃金歲月短暫，人間世的種種心事未了，感慨萬千，悲從中來，識盈虛之有數，卻不甘屈服於已成之事實。生命存在的意識纏繞糾結，如何了結？

##### 再送賴成之出都

天際晴霞欲變春，高樓分手淚沾襟。  
荊吳渺渺孤舟遠，江海悠悠白髮新。  
萬事蹉跎堪更問，十年離別亦何頻？  
江村幾處梅花發，明日相思是旅人。<sup>80</sup>

十年離別，方才相見，又要分手。一個十年已蹉跎，下次相見，除了新添了白髮之外，其餘情事可堪存問？把將於明日成為旅人的「相思」，轉化成「荊吳渺渺」與「江海悠悠」

---

按： 臨川逢鄭遐之雲夢 頸聯起句作「洞庭波浪帆開晚」，依此判斷，此處「雲夢」宜乎指洞庭湖南邊之雲夢。

<sup>79</sup> 同上，（17）。

<sup>80</sup> 同上，（70）。

的遼闊無盡時空，雖然宇宙無窮廣大，人類個我的存在，渺小孤獨有如悠悠江海中的孤舟。生命是一種悲涼，但是，不怕寒凍的梅花，總會芬芳地開放。滄浪為生命悲涼的意識，尋找到一個美好的安慰。梅花是人間世溫馨深情與天地永恆存在的象徵。

### (十五) 吳季高。滄浪有贈詩： 客中別表叔吳季高

客中別表叔吳季高

悠悠遠別半生悲，白日相逢又語離。  
海內風塵驚不定，天邊消息到何時？  
洞庭旅雁春歸盡，瓜步寒潮夜落遲。  
惆悵孤舟從此去，江湖未敢定前期。<sup>81</sup>

詩題言「客中」，未說明地點。詩文有「洞庭」，洞庭湖在湖南省境內；「瓜步」在江蘇省六合縣之東南，以海潮之衝激而聞名。

由「孤舟從此去」、「未敢定前期」可知，叔姪於客地短時相聚，又匆匆奔向前程，在洞庭與瓜步一帶漫遊。在江湖漂泊，生活不安定，又加上海內風塵擾攘，不知何時才能互通消息？至於下次相見之日期，則更未敢料定。

依依臨別，悠悠離愁，相見無期。旅雁逢春返北，寒潮入夜歸海。以大自然有生命有知覺的與無生命無知覺的物類景象，有一定的循環往復的規律，襯托萬物之靈的人類，卻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任由時代風雲變化的撥弄。如果不考慮詩題所點出的姓名，抒寫的離情傾向於南宋江湖詩人普遍存在的心緒，非專屬於滄浪個人才有的離情。也非特指表叔吳季高一個人的特殊離情，是南宋江湖詩人同思共感的離情。

滄浪生時即有詩名，弟子及唱和者眾多，自成一派。因素之一乃是滄浪能以傳統的眾人知曉的自然界景象，作為意象表徵，傳達訴說當代江湖詩人共同的漂泊經驗與無奈悲情，譜出時代的心聲。

### (十六) 郭招甫。滄浪有贈詩： 寄郭招甫時在潯陽

寄郭招甫時在潯陽

夢向三江買釣船，掛帆西去白雲邊。

<sup>81</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73）。

窗開曉色香爐現，門落寒聲瀑布懸。  
百年酒興陶彭澤，四海詩名孟浩然。  
何日真尋塵外跡，焚香酌茗話先賢。<sup>82</sup>

本詩所呈現的生命情調是歡暢的。宇宙觀是天人合一的和諧，人生觀則是人我之間的愉悅。

主題乃在吟詠與潯陽有關的自然景物與人間情味。在滄浪的詩作中，如此風格者，所佔不多。

潯陽在江西省九江縣北，亦名九江、德化。晉代郡治于柴桑。隋置潯陽縣於湓城縣。潯陽江從湖北省陽新縣，東流入江西省境，復東流於湖北、安徽兩省與江西省之間，至彭澤縣馬當山止。廬山，亦稱匡阜、匡廬，乃因周武王時有匡俗者兄弟七人結廬於此，後登仙，空廬尚在。位於此山而名曰匡山、廬山，江西九江縣西南，潯陽附近。潯陽江流淌而過，三面臨水，西臨陸地，萬壑千巖，疊嶂九層，川流九派，煙雲瀾漫，乃有「不識廬山真面目」之語。在九江界有香爐峰。在西南有石門，石門乃山之天池，雙闕壁立千仞，對峙如門，瀑布出其中，聲如雷霆。石門澗水，出康王谷，源深遠為眾泉之宗，每夏霖秋潦，轉石發樹，動數十里，乃九江之盛。

滄浪 寄郭招甫時在潯陽 詩，句句扣住 潯陽 之地緣景觀、「江」、「船」、「白雲」、「香爐」、「寒聲」、「瀑布」。滄浪的漫遊非漫不經心地霧裡看花，而是深層的知性之旅。

九江及廬山自古以來即是名山勝水，除了景觀享勝名之外，也因重要史事、人物而為人傳誦。

滄浪詩未忽略潯陽之歷史淵源，「百年酒興陶彭澤」指晉陶淵明曾任彭澤令，且隱居於此。「四海詩名孟浩然」指孟浩然描寫與廬山有關的詩作，名聞四海。浩然廬山詩有二：

彭蠡湖中望廬山  
太虛生月暈，舟子知天風。  
掛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  
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  
黯黯凝黛色，崢嶸當曙空。  
香爐初上日，瀑水噴成虹。  
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公。  
我來限於役，未暇息微躬。  
淮海途將半，星霜歲欲窮。

<sup>82</sup> 同上，（75）。

寄言岩棲者，畢趣當來同。

此為浩然漫遊東南各地，途經鄆陽湖，遠望廬山之作。

晚泊潯陽望香爐峰  
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  
泊舟潯陽郡，始見香爐峰。  
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  
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鐘。

東林精舍乃高僧遠公安禪之地。遠公指慧遠禪師。滄浪詩云：「何日真尋塵外跡」，滄浪所尋者乃浩然詩所云之慧遠禪師之「塵外蹤」。慧遠禪師安禪東林寺始末見《高僧傳》：

慧皎《高僧傳》：

釋慧遠本姓賈，雁門樓煩人也。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於時沙門慧永居於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刺史桓伊乃為遠復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是也。<sup>83</sup>

滄浪詩中的「焚香酌茗話先賢」，所閒話的先賢：除了李白、孟浩然等詩人，與號稱「潯陽三隱」的入廬山事慧遠禪師的周續之，遁跡廬山的彭城劉遺民，以及不應徵命隱居彭澤的陶淵明等隱士，當亦包括晉桓伊為遠公立東林寺之雅意。

### (十七) 崔九。滄浪有贈詩： 送崔九過丹陽 上荊門省親

送崔九過丹陽 上荊門省親  
江國歸心一雁牽，河樓分手數盃傳。  
千崖萬壑秋聲裏，匹馬孤帆落照邊。  
牛渚寒波翻極浦，荊門晚樹合遙天。  
他時莫枉瑤華問，南北相思各渺然。<sup>84</sup>

<sup>83</sup> 晉、慧皎《高僧傳》六。

<sup>84</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78)

1 元陳士元編《滄浪嚴先生吟卷》詩題 送崔九過丹陽 上荊門省親 作「」字；

2 清乾隆《四庫全書》《滄浪集》 送崔九過丹陽郡上荊門省親 作「郡」字；

丹陽，即今江蘇省江寧縣。荊門，湖北省荊門縣。牛渚淵，在今江蘇省南京城南。

此詩主題在送崔九歸鄉省親。起聯的「歸心」即扣題目的「上荊門省親」，「河樓分手」扣題目的送別，頷聯「秋聲」點明時序，頸聯的「牛渚」、「荊門」點明去途起迄，最後以莫忘存問作結。

滄浪以「孤帆」、「落照」、「寒波」等孤寂清冷得近乎衰頹、零落的淒涼意象，點染送別時秋景和內心淒涼蕭颯的氛圍，送別之哀洋溢全詩，其情感基調是淒涼孤寂的。

### (十八) 呂仲祥。滄浪有贈詩： 贈呂仲祥

贈呂仲祥

雪中誦 招隱，高臥閑琴尊。

忽有呂夫子，清晨扣我門。

夫子忠烈後，家聲四海聞。

神交三十載，方此挹清芬。

吾道識宗主，文章詔討論。

期我名山遊，招我出塵紛。

伊余抱病久，局促滯中園。

平生海嶽交，零落今誰存？

今日對夫子，使我開心魂。

忽覺此身去，萬里如空雲。

已見赤城霞，疑聞天姥猿。

世道久崩迫，誰將元化分？

濛濛六合間，莽莽塵沙昏。

所以賢達士，甘將麋鹿群。

終欲從夫子，超然凌紫氛。

松間兩白鶴，爾實聞斯言。<sup>85</sup>

以冰清潔白的「雪」，象徵滄浪自我，也象徵呂夫子的品德高潔。以誦讀淮南小山憫傷忠貞而被讒謗貶謫的屈原而著作的楚辭 招隱士，暗喻家聲四海聞名的忠烈之後呂夫子之失意。以下抒寫向慕名三十年素未謀面的學者請益的「開心魂」。從「吾道」、「宗

---

3 和刻本《嚴滄浪先生詩集》與元本同，作「 」。

按：本文擬作「 」。猶再也，乃承上文而敘前事之辭。

<sup>85</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85）。

主」、「忠烈後」、「家聲」推測，這位呂夫子極可能是宋朝理學大家呂居仁、呂祖謙的後代。以無涯際的沙塵瀾天漫地地佈滿紛亂的天地四方的想像虛境，作為理性的構設，補充「世道久崩」的概念化判斷。以「麋鹿」的傳統隱居象徵，言欲從夫子隱居，以「凌紫氛」的幻想情境，以及「松間兩白鶴」象徵兩人皆品德高超，超然物外，與首句「雪中誦招隱」，前後大呼應。

體認到國事世道已不可為，對人間塵世產生了厭倦，放棄了福國淑世的雄心壯志，決心歸隱。冷靜主觀地抒發沉重鬱卒的感情基調，不再借助旁觀的自我的意見，也不再在兩個自我之間論辯，旁觀的自我渙釋，兩個自我不再矛盾、掙扎，終於統一冥合。

隱居是其主題意識。

本詩宜乎是滄浪最後對於仕宦諦念，決心歸返邵武隱居的晚期詩作。

### (十九) 吳子才。滄浪有贈詩： 雲山操為吳子才賦 、 錢塘潮 歌送吳子才赴禮部

#### 雲山操為吳子才賦

山龍嶠兮白雲，雲冥冥兮高山。  
若有人兮居其間，超逍遙兮盤桓。  
芸廬兮菌桷，羅橘柚兮為堂。  
塗予室兮楓香，攬葛藟兮為帷。  
薶薶雜兮佩幃，穹岫兮玄，  
瀑流兮相逐，皎積雪兮奔雷，  
攢林杳其蔽日兮，掛飛猱之清哀。  
雲中之君兮白鹿，山靈續兮下空谷。  
風蕭蕭兮灌木，雲山兮幽幽。  
羌躑躅兮夷猶，惆悵兮予懷。  
非夫君兮誰思？投余簪兮太息，  
從夫君兮歸來。<sup>86</sup>

詩題 雲山操，非樂府舊題，其命題與 相逢行 用樂府舊題而緣情賦歌並不相類。以「雲山」命題，其興寄有二：

1. 推崇吳子才道學修養如高聳入雲之山，其比附為：

<sup>86</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二（115）。

《宋史·樂志》：

「雲山浩浩歸何處？但聞空際綵鸞聲。」

其涵養之深廣如浩浩之雲山，其修行之高絕如鸞鳳之鳴轉。

## 2. 抒發士人不遇的苦悶

第 16 句「風蕭蕭兮灌木」，第 17 句「雲山兮幽幽」，意象蕭瑟，情感幽悶。第 18 句連用兩個表現遲疑不決的內心深層的不安，「躑躅」、「夷猶」。第 19 句釐清內心不安的機制，乃緣於「懷」與「思」。滄浪的鄉國意識，以「雲山」作為託寓，隱晦曲折地表達出來。

詩作可以分成幾個層次：序曲，第 1 句至第 4 句；第 5 句至第 9 句，用《楚辭》辭藻華麗的傳統，鋪寫居室；第 10 句至第 13 句，鋪寫居室周圍的山崖瀑布林木生態等自然環境；第 14 句及第 15 句，描述子才之丰神飄逸如《楚辭·九歌》所歌詠的雲中君；第 16 句至第 22 句，迴旋曲折地刻畫內心的躊躇、惆悵、懷思，不必言說，也無庸說，唯託付一聲太息。

觀詩文之內容與滄浪以琴曲名「操」命題，有俟君子以致用於世之意。《後漢書·曹褒傳》：「樂詩曲操，以俟君子。」《後漢書·曹褒傳》注，引劉向《別錄》之言解釋操曲作者以「操」命曲之外緣與內因：「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

「操」者，操守也。君子遇災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於威勢，不懼於脅迫，樂其道、持其守，不失其高操。滄浪以此讚揚吳子才，亦以此自我推許。

### 錢塘潮歌送吳子才赴禮部

海潮之來自古昔，天下詭觀稱錢塘。  
東南土氣實在此，勢與造化為低昂。  
觀其映日始一線，何處群鷺紛然翔。  
漸聞鼓聲震原野，疑是三軍鬪陣行。  
銀城天際忽過眼，捲厚地何倉皇？  
餘波已去灑月窟，怒氣猶自吹扶桑。  
百川倒流浩呼洶，天吳河伯神皆竦。  
海上長人出水驚，巨鯨辟易三山動，  
廣陵之濤安可比？吳客雄誇徒為爾！  
請君看此江樓，載酒無勞棹小舟。  
湖上百花春蕩目，笙歌聒我非清遊。



洪濤萬里壯可吞，筆底颯颯洪濤奔。  
願持忠憤懇明主，一第於君何足論？  
錢塘日邊雲氣多，君之行兮莫蹉跎！  
教人臨期奈別何？贈君錢塘海潮歌。<sup>87</sup>

30 句 210 言的歌行體，以錢塘潮命曲名，並以錢塘潮之水勢、聲勢、氣勢之壯闊震撼，明喻吳子才赴禮部春試，必定「筆」勢如洪濤之奔騰，「颯颯」之氣勢可吞萬里，不可抵擋而一試中第。

第 1 句至第 4 句，序曲，言錢塘潮自古以來即為我國東南方氣勢所在。第 5 句至第 16 句，藉物象「日」、「鷺」描述海潮初起之景象；藉指揮三軍前進攻佔之鼓聲，形容海潮進行時聲音震耳；藉虛擬的傳說中的「銀城」形容海潮激湧時高拔、耀目，不可逼視；餘波已去而怒氣猶存致使百川倒流，用人的情緒反應「怒」與強烈動感的「呼」，摹擬海潮，是以人擬物的手法；用「天吳」、「河伯」的先民傳說，賦予錢塘潮神秘不可思議的神話色彩。

《山海經·海外東經》

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人面、八首、八足、八尾，皆青黃也。

《史記·滑稽列傳》正義：

河伯，華陽潼縣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

「海上長人出水驚」，用《漢武帝紀》的「長人」，意象化地突顯捲起的浪濤高長巨大如巨無霸。

第 17 句、18 句，寫吳人為吳地擁有如此威壯懾人的海潮而自豪。第 19 句至第 22 句，滄浪自抒親臨觀潮的地點、季節及心情。第 23 句至第 30 句，結尾，推許吳子才之文才，祝禱吳子才中第，期盼能將眾多不遇之士的「忠憤」上奏「明主」，末了作鼓勵之語。

滄浪 錢塘潮歌 氣勢雄厚，層層推高，至極高極盛頂點，筆墨陡然宕開，另起一意，春花滿目，小舟載酒，笙歌盈耳，一張一弛，一起一伏，跌宕頓挫，氣勢萬千。是藉物託興抒情之手法，表現了士人不遇的悲憤意識。

## （二十）廖叔仁。滄浪有贈詩： 滿江紅送廖叔仁赴闕

<sup>87</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三（122）。

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西元 1847 年）謝元淮努力於詞的音樂性，收集古今詞譜，完成了詞的還原作用，編擬成書，是為《碎金詞譜》。若依據《碎金詞譜》滿江紅詞譜，標點滄浪滿江紅詞之句、讀、韻<sup>88</sup>，則滄浪詞之詞意支離破碎，解讀困難。今嘗試依照滄浪詞意，於未加標點之原作上，試加標點，請俟宏識。

滿江紅送廖叔仁赴闕

日近觚稜（句）秋漸滿（讀）蓬萊雙闕（韻）正錢塘（讀）江上潮頭如雪（韻）  
把酒送君天上去（句）瓊琚玉珮鵷鴻列（韻）丈夫兒富貴等浮雲（句）看名節（韻）  
天下事（句）吾能說（韻）今老矣（句）空凝絕（韻）對西風慷慨（句）唾壺  
歌缺（韻）不灑世間兒女淚（句）難堪親友中年別（韻）問相思（讀）他日鏡中  
看（句）蕭蕭髮（韻）<sup>89</sup>

滿江紅詞從《九宮大成譜》作小工調，柳永《樂章集》作仙呂調，高拭詞注南呂調。《碎金詞譜》滿江紅按語：「此調有平韻、仄韻兩體，仄韻詞宋人填者最多，其體不一。」

職是，滄浪滿江紅並非不遵循詞牌之聲律句讀，乃是于大傳承之中有小創新。本詞作於初秋近中秋的時節。使用富麗堂皇，意象雄壯瑰偉的複詞，如開頭：殿堂上最高轉角處之「觚稜」，即營造出雄偉的氣勢；「錢塘潮」營造出壯闊的氣勢，一為縱向高拔的空間，一為橫向廣袤的空間，縱橫交會，景象駭目，氣勢奪人，在遼闊的空間裡，蘊涵時間的綿遠恆久與瞬息萬變。

「瓊琚」、「玉佩」、「鵷鴻」借代「富貴」；「雪」暗喻「名節」。上半片鋪墊，下半片抒情，由外在景物而內心情感。感歎年華老大，用「西風」比喻內心之悲涼如秋之衰颯，宣言「不灑世間兒女淚」，卻對鏡與自己的蕭蕭白髮相看。

滄浪此送別之作，離別祝禱之情少，自傷悲涼之意多。悲涼是其情韻基調，士人不遇是其意識之主題。

（二一）董叔宏。滄浪有贈詩：沁園春為董叔宏賦溪莊

沁園春為董叔宏賦溪莊

<sup>88</sup> 清·謝元淮編《碎金詞譜》影印本，台北：學海出版社，民 69.11.卷二頁 214。

<sup>89</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三（138）。

問訊溪莊（句）景如之何（句）吾為平章（韻）自月湖不見（句）江山零落（句）驪塘去後（句）煙月淒涼（韻）有老生（句）如梅峰者（句）健筆縱橫為發揚（韻）還添得（句）石屏詩句（句）一 風光（韻） 主人雅興徜徉（韻）每攜客（讀）臨流泛羽觴（韻）想歸來松菊（句）重煩管領（句）同盟鷗鷺（句）未許相忘（韻）我道其間（句）如斯人物（句）只合盛之白玉堂（韻）須還把（句）扁舟借我（句）散髮滄浪（韻）<sup>90</sup>

滄浪本詞原未作句、讀、韻之標點，本文所標點者，乃參考《碎金詞譜》沁園春之句、讀、韻而標點。滄浪詞意，與《碎金詞譜》宋蘇軾沁園春<sup>91</sup>之詞意不同，句讀亦稍有差異。

沁園春詞牌，乃宋劉改之造詞，改之所賦之詠美人指甲與足之纖麗可愛為其邀得美名。滄浪沁園春並非承襲其吟詠之內容主題，滄浪扣住贈詩之性質與題目，賦溪莊之勝景，與溪莊雅宴之盛況，主人雅興、賓客流觴。滄浪贊歎主人董叔宏如此人物，合於仕宦官吏，直登清華之地。此處化用「白玉」之珍貴無瑕的物性，比喻董叔宏之人品個性。「白玉堂」之化用，有所傳承：杜甫故右僕射國相張公九齡：「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須還把，扁舟借我，散髮滄浪」，雖酣醉於詩人雅集的快樂，但在中國傳統士人「仕」與「隱」的兩種生命形態之間，滄浪終究選擇了隱，選擇了「散髮」的不羈，「扁舟」的自適。

<sup>90</sup> 《滄浪嚴先生吟卷》卷三（139）。

<sup>91</sup> 清道光27年（西元1847年）謝元淮編《碎金詞譜》影印本，卷十三，台北：學海出版社，民69.11，頁1169。